

浮

邱

子

浮邱子卷之六

益陽湯鵬海秋著

九材

浮邱子曰九材曷謂也一曰古今間出之材二曰剛柔並濟之材三曰
醜深不測之材四曰果敢擊斷之材五曰紛云揮霍之材六曰聰明曲
到之材七曰文章靡麗之材八曰辨對捷給之材九曰使令遷使之材
古今間出之材其讀書論世恢恢如也其觀天察地章章如也其仁民
愛物肫肫如也其體優其用贍其言該其行詳是材也國有大典禮其
學足以攷義足以斷國有大政事其慮足以達力足以辨國有大蓄嘗
其功足以補氣足以勝國有大奸蠹其靜足以闕動足以翦是材也可
使上列毋使庫可使獨任毋使羣可使朝夕毋使遠可使心膂毋使疑
是材也使之庫則道不尊道不尊則賢愚溷賢愚溷則苦控連苦控連
則濟事難使之羣則權不壹權不壹則是非橫是非橫則費調劑費調

剗則奏倣緩使之遠則地不親地不親則嫌出位嫌出位則啟沃隔啟沃隔則君德愆使之疑則天不屬天不屬則貴見幾貴見幾則去留決去留決則臣志傷是材也或千歲而一生或五百歲而一生或一代而數人或數十代而無一人或生數人而一代賴之以成運或生一人而一代不能賴之則積數十代數百代賴之以成運詩曰山有榛隰有苓云誰之思西方美人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言古今間出之材使人寤寐以求之也剛柔並濟之材其德性之養淑淑如也其志氣之發廉廉如也其事物之情炤炤如也其體厚其用中其言的其行舒是材也時之可則先焉時之否則後焉一先一後其機隱然勢之順則縱焉勢之逆則操焉一縱一操其指較然數之常則趨焉數之變則避焉一趨一避其度寬然理之正則合焉理之倚則分焉一合一分其神豁然是材也可使受事於英主可使受事於闇主可使共事於羣賢可使共事於

羣小是材也受事英王則毋投所忌毋投所忌則兩情入兩情入則諫
必行諫必行則英王聖受事閻王則毋中所敗毋中所敗則元氣存元
氣存則衆不攜衆不攜則閻王安共事羣賢則毋銜所長毋銜所長則
智勇出智勇出則積必舉積必舉則羣賢成共事羣小則毋奪所榮毋
奪所榮則心迹自心迹白則政不到政不到則羣小服是材也得則社
稷之賴失則社稷之羞起則蒼生之福廢則蒼生之憂無其人則天命
人心無所附麗而有其人則親戚君臣上下咸得所馮依而不能名其
所由詩曰彙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矜寡不畏彊禦又曰不斃不隸不
剛不柔敷政優優百祿是道言剛柔並濟之材以其身為天下重輕也
溫深不測之材其體逸而難名其用超而獨得其言偉而有物其行妙
而不常是材也有所衡鮮或聞之有所得鮮或聞之有所是鮮或證之
有所成鮮或譽之毋厭媿笑毋報侮辱毋忿摧頹毋傷闇淡毋詆佻毋

驕矜毋頡亢毋雜冗是材也賓之師之然后本末見本末見則議論勝
議論勝則頑懦興卿之孤之然后朝野屬朝野屬則經制立經制立則
治安成宏之鉅之然后知遇偉知遇偉則表裏稱表裏稱則物望歸疑
之難之然后精神吐精神吐則功名奇功名奇則官材最是材也毋頡
指而氣使之毋築嗟而苦咄之毋親取而神遺之毋面從而腹誹之是
材也樹骨特故所恥多於所榮閱世深故多去多於所就所榮則能實
也所恥則能卻也所就則能濟也所去則能泰也詩曰彼君子兮噬肯
適我中心好之曷飲食之又曰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其儀一兮心如結
兮言醞深不測之材不與時俗低昂曲折也果敢決斷之材其體勁而
不腴其用奮而能徃其言厲而有稜其行孤而無與是材也衆皆偃息
爾乃任天下所不能任衆皆遲頡爾乃先天下所不能先衆皆濇汚爾
乃操天下所不能操衆皆榮惑爾乃發天下所不能發衆皆柔撓爾乃

犯天下所不能犯衆皆慈懦爾乃鋤天下所不能鋤是材也兵刑之所
長禮樂之所短也功名之所開道德之所閉也豪傑之所與聖賢之所
教也霸彊之所師帝王之所使也是材也文以禮樂則兵刑斂戢兵刑
斂戢則性情醇性情醇則威儀協威儀協則服物深實以道德則功名
體全功名體全則問學遠問學遠則規摹大規摹大則措事廣繩以聖
賢則豪傑心降豪傑心降則根本正根本正則意見芟意見芟則處世
平馭以帝王則霸彊計折霸彊計折則體統詳體統詳則條理就條理
就則成功易詩曰不敢暴虎不敢馮河人知其一莫知其他戰戰兢兢
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言果敢擊斷之材貴以敬始終也紛云揮霍之材
其體疏而不備其用閔而少中其言快而可聽其行積而能理是材也
人舉其易爾舉其難人治其簡爾治其繁人用其緩爾用其急人得其
窒爾得其通其疾如風其迅如雷其游如龍其馳如馬是材也使領方

隅則裕毋趨禁掖使當簿領則秩毋總事要使辨一官則濟毋長百僚使攝數職則能毋料百世是材也趨禁掖則氣質虛氣質虛則行檢墮行檢墮則格非難總事要則精神散精神散則端委泄端委泄則施令外長百僚則愛惡縱愛惡縱則取捨隨取捨隨則人材下料百世則利害隱利害隱則因革反因革反則國是紊詩曰佻佻公子行彼周行既往既來使我心疚又曰靡聖管管不實於宜猶之未遠是用大諫言紛云揮霍之材俾知所矜式也聰明曲到之材其體順而兼雜其用巧而能遂其言滑而微中其行熟而多宜是材也大事未舉其要先測其槩細事未詳其用先度其可難事未竟其成先出其奇易事未究其旨先獲其便是材也以之事君則得其驩心以之交友則得其美譽以之馭下則得其策力以之使民則得其誣謫是材也求如古之事君未能也揣意旨而已矣揣意旨則好尚同好尚同則敷對順敷對順則褒寵因

求如古之交友未能也修辭令而已矣修辭令則名義借名義借則聽
暗浮聽暗浮則流布邀求如古之馭下未能也醫思私而已矣醫思私
則門實開門實開則羣巧進羣巧進則奔奏勤求如古之使民未能也
樹威令而已矣樹威令則閭閻畏閭閻畏則羣愚偏羣愚偏則諛美作
詩曰人亦有言靡哲不愚庶人之愚亦職維疾吾人之愚亦維斯戾言
聰明曲到之材俾知所遵省也文章靡靡之材其體薄而失實其用浮
而近名其言剝而多膚其行淺而犯律是材也鵝苑園資涉獵則藻采
富拾故智備記問則腹笥便修儀容整衣裳則聲稱雅勤教言納後進
則徒侶盛是材也毋使領政毋使馭民使領政則筋骨軟筋骨軟則擔
荷搖擔荷搖則債職必不然則性習傲性習傲則察識疏察識疏則借
理甚使馭民則心膂闇心膂闇則肥瘠蒙肥瘠蒙則羣怨結不然則條
教腐條教腐則進止沮進止沮則時宜奪詩曰彼其之子美如玉美如

玉殊異乎公族言文章靡麗之材不可以充棟梁之選也辨對捷給之材其體柔其用詭其言易其行違其比意造端躍躍如也翩翩如也其張目掉舌喋喋如也嘔嘔如也是材也聖之遠謨則罔所聞而據拾凡近爲其學國之大體則罔所知而蒐羅瑣屑爲其才天之消息則罔所洞而裸設陰陽鬼神卜筮爲其智民之痛癢則罔所關而詭語兵戈水旱疾疫爲其仁是材也毋居以密邇毋接以頻數毋縱以許可毋資以援繫居以密邇則伺候易伺候易則端倪得端倪得則短長持接以頻數則諛諛慣諛諛慣則界限移界限移則黑白倒縱以許可則夸飾盛夸飾盛則濡染及濡染及則人心壞資以援繫則關說眾關說眾則貪求橫貪求橫則風尚非詩曰巧言如流俾躬處休又曰巧言如簧顏之厚矣言辨對捷給之材不可爲其所賣也使令輕便之材其體玩其用陋其口悄其行賤其俛肩承睫沾沾如也踰踰如也其受令趨事僕僕

如也慳慳如也是材也貴戚權門之所驩而老成典刑之所厭也王公大人之所需而正直君子之所拒也是材也不惟貴戚權門之驩云爾設假而老成典刑亦心之亦腹之不惟王公大人之需云爾浸假而正直君子亦左之亦右之是故積其勞則膺遷轉資其長則結實識際其盛則列顯榮極其用則先賢哲是材也可使治於事毋使治於事可使用於人毋使用人使治於事則紀律嚴紀律嚴則周旋謹周旋謹則本分得使治事則執物裂執物裂則舉動嚴舉動嚴則趨狀嚴使用於人則恭敬生恭敬生則視聽壹視聽壹則佚志收使用人則難貯作難貯作則出入遲出入遲則敗節萌詩曰於乎小子未知臧否匪手攜之言示之事匪面命之言提其耳言使令輕便之材可鞭策之而不爲其所優禮也於乎九材遷降存乎運九材得所存乎用是故君相之道與醫匠等凡匠審木大木不爲椽細木不爲棟直木不爲輪曲木不爲柄凡醫

審藥玉札丹砂於以引年天雄烏啄亦以活人是故爲君者不可以不法舜文爲相者不可不法管僑舜文之所以聖虞周之所以治亡過禪能而使之稱材而用之故書曰汝翼曰汝爲曰汝明曰汝聽詩曰疏附曰先後曰奔奏曰禦侮此舜文能使材得其所也管僑之所以賢齊鄭之所以治亡過禪能而使之稱材而用之故管子相三月請論百官於是立隰朋爲大行立甯戚爲大司田立王子披父爲大司馬立賓胥無爲大司理立東郭牙爲大諫之官郭國將有諸侯之事子產乃使子羽爲辭令使裨謨謀可否使馮簡子斷大事使子太叔對賓客此管僑能使材得其所也孟子曰權然後知輕重度然後知長短是故中材擴而充之與上材等其成下材濯而新之與中材等其用此非損古之材多於方今之材也得其所而已矣上材蔽而遇之與中材等其功中材汚而染之與下材等其過此非天地之材不供國家之用也不得其所而

已矣有上下古今之議則辨材如鏡有操縱歛闢之能則用材如御如鏡則漸如御則詳此無它君法聖相法賢而已矣無上下古今之議則辨材如警無操縱歛闢之能則用材如禪如警則獨如禪則輕此無它君不法聖相不法賢而已矣

八抑

浮邱子曰操大柄以進止天下人材者升之則極於九天之高也抑之則墜於九淵之深也升之義勝耶抑之義勝耶曰抑之正所以筦子其爲升之也是遵何說也不去稂莠則嘉禾不生不剔碛碛則理美不辨不鞭駑駘之足則華駒不至不笄鴟鴞之口則鳳皇不鳴不汰惰工之食則匠石魯般匿其能不刪腐醫之說則扁鵲秦和歛其技是故抑之正所以筦子其爲升之也一日用緩持急以抑其躁二日握其照僞以抑其詭三日析公私以抑其所不可四曰較長短以抑其所不能五日

正義直指以抑之六曰微言曲指以抑之七曰不設成見悔其既往而卒抑之八曰不徇常見料其爲非而蚤抑之所謂用緩持急以抑其躁者夫人之常情守虛穴則放廢營仕進則急於自伸本庸懦則退藏負才能則急於自見是故仕進者名譽之勢也才能者德性之害也爾乃急於自伸矣爾乃又擇其肥美以餌之勢不能毋以仕進破壞其行檢行檢愈壞則名譽愈下名譽愈下則風俗愈非非所以敎官常而清朝廷也爾乃急於自見矣爾乃又標其許可以縱之勢不能毋以材能增長其氣馭氣馭俞勝則德性俞微德性俞微則事功俞少非所以儲羣品而佐國家也吾聞衞女不貞衞士不信蔡澤蘇秦立談而取卿相無乃太易乎朱朴郭京無根而被朱紫無乃不祥乎是故君子塞所求慎所與薰心仕進者使之杖性依仁而守其常馳騁才能者使之遵法畏繩而折其銳溺之沈之使自照之規之使自就之綜之曩之使自

攷之盤之錯之使自成之勉而未幾則更厲之異而未入則更詳之量
而未合則更裁之往而未宜則當其可而後授之詩曰芄蘭之支童子
佩鸕雖則佩鸕能不我知芄蘭之葉童子佩鸕雖則佩鸕能不我甲此
謂用緩持急以抑其躁也所謂推真照偽以抑其詭者夫薰蕕異器蘭
艾異香此易辨也是非溷實善惡溷名所難知也則有若仁義忠信之
實不云是乎爾乃以溫詞託之乎仁爾乃以厲色託之乎義爾乃以曲
謹小廉託之乎忠信似是也而非也實云何不溷乎則有若聖賢豪傑
之名不云善乎爾乃以雜學附之乎聖爾乃以駁才附之乎賢爾乃以
高言孟行附之乎豪傑似善也而惡也名云何不溷乎是非溷實爾乃
至於支離曲辟而不可堪善惡溷名爾乃至於顛倒推錯而不可問是
故劉歆亂賊而假周官趙普貪婪而託論語則溷實之亟也不韋姪克
而號尙父馮道柔佞而稱元老則溷名之亟也辟彼土龍文章首目具

而非龍也犁牛之駁似虎而非虎也鈎吻似黃精而生死功用相反也蛇牀似靡蕪而弗能芳也今欲禱土龍以興雲雨籠犁牛以長山獸服鈎吻以求長生佩蛇牀以辟不祥豈惟弗能又滋繆焉是故君子母以近似之說證其然疑母以嘗試之舉名其勇怯母以親密頻數之驪度其不我欺也而腹心之母以奔走騰沓之勞度其爲我用也而爪牙之母以衆所游敷而廢我繩尺以從其好母以古所流傳而彊加於今之族類以高其稱書曰詳乃視聽罔以側言改厥度則予一人汝嘉又曰恭儉惟德無嗾爾僞作德心逸日休作僞心勞日拙此謂握眞照僞以抑其詭也所謂析公私以抑其所不可者私莫私於父兄子女之愛雜進也私莫私於朋友故舊之好膠結也私莫私於左右使令之請橫行也父兄子女之愛雜進爾乃厚姻亞而薄疏遠朋友故舊之好膠結爾乃重交游而輕名器左右使令之請橫行爾乃開貨賄之門而閉寒賤

之路厚姻亞薄疏遠則士氣傷重交游輕名器則國柄移開貨賄之門
閉寒賤之路則物論潰騰而人心誕妄且夫士氣固柄物論人心俱已
不可恃則豈不爲社稷之憂乎是故衛鞅干進以雙臣卒胎秦禍孔光
固寵以外戚竟墮漢業林甫與援以官妯遂釀唐崩蔡京買譽以鬪豎
必耗宋祚語曰子用私道者家必亂臣用私道者國必危患莫大焉是
故君子甯使人以我爲可憚勿使人以我爲可狎甯使人以我爲可拒
勿使人以我爲可求甯爲其符毋爲其隨甯爲其白毋爲其髮甯割情
於父兄子女毋得罪於疏遠之士甯取詬於朋友故舊毋買恩於薦舉
之員甯威及於左右使令毋侵禮於寒賤之儒此非獨以塞徑實而呈
材質也三綱九法之所以得其理四時百物之所以得其序則莫不由
之易曰勿用取女見金夫不有躬无攸利詩曰厭浥行路豈不夙夜長
行多露此所謂析公私以抑其所不可也所謂校長短以抑其所不能

者夫有所能必有所不能人之器局使然謂其所能必諱其所不能人之情計使然檉柏之材洪爲棟楹爲椽直中繩曲中鈞順所施也劍戟能揮而不能縫緝錐鑽能入而不能擊斷量所受也爾乃溺其愛伴其中於是乎以其所能並信其所不能爾乃苛其微瀆其怒於是乎又以其所不能並廢其所能以其所能並信其所不能爾乃謹守者使之通方小知者使之大受近規者使之遠畧鮮克濟矣以其所不能並廢其所能爾乃通方不成也並其謹守而棄之大受不勝也並其小知而棄之遠畧不辨也並其近規而棄之鮮克恕矣是故股深淵爲令僕則有餘摠師北伐則不可王介甫爲翰林學士則有餘居輔拂之地則不可孺子能舉一羽烏獲能舉千鈞牛能耕墾能走今夸孺子之勇令與烏獲敵則何異騾之鋒刃而斃之乎責牛不如騾而奪其耕則何以塞牛之悲嗚乎是故君子之官人也才當其職非其職毋枉其才職當其才

非其才毋償其職禮曰衡誠懸不可欺以輕重繩墨誠陳不可欺以曲
直規矩誠設不可欺以方員此謂校長短以抑其所不能也所謂正義
直指以抑之者夫草木之鬱弗施霖雨以蘇之則勿之興焉佞邪之習
弗樹手稜以止之則勿之變焉共驩在側而虞舜怒康來在側而商辛
喜此虞舜所以聖商辛所以狂也冢伯同列而皇父喜少正同列而仲
尼怒此皇父所以罪仲尼所以功也趙高指鹿爲馬而二世喜德彌指
野鳥爲鷲而世民怒此二世所以踏世民所以昌也敬奇雀於懷中而
姚崇怒師曩犬嘯董溥而仇胄喜此姚崇所以賢仇胄所以无也且夫
天地不廢雷雨猶聖賢不廢手稜毋喜其所不可喜則怒其所不可不
怒也斷斷然矣是故君子置身如泰山喬嶽之不可以庫下也守己如
元主寶鼎之不可以垢汚也爾乃峻其關楨俾勿隄爾乃提其綱飯俾
勿替爾乃條其等威俾勿紊爾乃聲其教告俾勿忘海水雖大不受青

芥林木雖豐不喜陰霾抵穿窬使入室孰與阿之使道也縱螻蛄使蔽天孰與捕之使盡也是故君子毋蕪昧羹之私以槐屋漏毋博忠厚之名以涉羣情毋避宵小之毒以事周旋毋損有道之氣以成柔懦詩曰彼譖人者誰適與謀取彼譖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此謂正義直指以抑之也所謂微言曲指以抑之者夫辭讓之心羞惡之心眾皆稟焉今也盲塞其所謂辭讓羞惡胡然而輕利僥逸也胡然而陶誕比周也雖其輕利僥逸也爾乃辭讓之本心未盡也也與之委蛇而辭讓生矣雖其陶誕比周也爾乃羞惡之本心未盡也也與之惇慤而羞惡生矣爾膏之焰不薰天然而照厥幽矣琴瑟之聲不震物然而聞者以平其心矣是故諸葛亮開誠布公而李嚴廖立廢徙知感有養人於善者也裴行儉雅擅知人而王楊盧駱浮華無取有引人於道者也徐勉只談風月客求官而不能有止人於邪者也李

昉和顏溫語雖失望者不怨有入人於深者也是故君子不怒之怒嚴於斧鉞不教之教風於夏楚爾乃被服毋詭也使人睹其服而生其敬爾乃動容毋慢也使人睹其容而生其畏爾乃出言毋滑也使人聞其言而知其斷爾乃作事毋借也使人聞其事而知其詳詩曰招招舟子人涉卬否人涉卬否卬須我友又曰匪我愆期予無良媒將子無怒秋以爲期此謂微言曲指以抑之也所謂不設成見悔其既往而卒抑之者夫知人之哲不可學也改過之勇亦不可及也爾乃宏獎爲心光明其性聞一才則與爲推轂建一策則與爲數名俄而謂其所談者經濟也所借者聲華也則其爲人浮而不實焉俄而謂其所擅者智術也所蝕者根本也則其爲人雜而不純焉俄而謂其所徇者君父也所學者妻子也則其爲人貪而不法焉俄而謂其所抗者縉紳也所行者市僧也則其爲人賊而不倫焉浮而不實爾乃以藥石治其廢理雜而不純

爾乃以箴銘攝其魂魄貪而不法爾乃以天日照其陰邪賊而不偷爾乃以詩書文其鄙賤吾聞述而知反失道不遠術靈公聞史魚之言則悔之於是進伯玉而退子瑕此其所以不喪邦也宋高后覽熙豐之敝則悔之於是信司馬而絀安石此其所以不失人也是故君子可愚之於其目也毋愚之於其心也可移之於其情也毋移之於其理也可駁之於其初也毋蔽之於其既也可膠之於其一也毋膠之於其二也可與天下共其然不也毋回護其私而自封之也可與天下共其德勸也毋專壹其愛而適陷之也書曰惟古之謀人則曰未就予忌惟今之謀人姑將以爲親雖則云然尙猷詢茲黃髮則罔所愆此謂不設成見悔其既往而卒抑之也所謂不徇常見料其爲非而蚤抑之者而不見夫虎在阱而鷹在籠乎虎在阱一豈夫能馴之也逮其放而之於山谷之間則叱咤風雲而不可制矣鷹在籠一孺子能調之也逮其放而之於

叢溥之間則挺擊羣物而不可當矣爾乃順比滑澤之性汗漫突益之
智騰踴殺亂之槩鉤錄疾力之能於人材則爲贅瘤於民物則爲蠹賊
栖之微末己不勝其蔽也爾乃搆之魏顯以駭羣聽予竊我馳驅己不
勝其勞也爾乃假之柄藉以槐國是乎左右噂召己不勝其醜也爾乃
擠之縉紳先生之列譽其所不可舉乎且夕期會己不勝其譎也爾乃
委之社稷遺孤之寄信其所不可信乎是故相如料趙括而中巨源料
王衍而中成敗若符契也王猛料慕容而中九齡料祿山而中順逆若
燭照也語曰爲虺弗摧爲蛇將若何是故君子有必嚴之界限毋以盈
廷所忽而遂忘之有必慎之名器毋以雜材可錄而竝進之有必伸之
禁令毋以功罪未明而姑待之有必削之根株毋以恩怨不測而遽捨
之有必振之玩愒毋以不涉吾事而兩存之有必破之控掣毋以或貶
後患而中止之書曰爾無昵於憒人充耳目之官弛上以非先王之典

此謂不佞常見料其爲非而蚤抑之也行此八抑而羣邪不侮衆正不興紀綱不肅於當代風會不登於上古者吾未之前聞弗行此八抑而羣邪侮衆正興紀綱肅於當代風會登於上古者吾亦未之前聞孔子曰射有似乎君子失諸正鵠反求諸其身是故君子必先治我然后治人我弗睢盱然后能用緩持急以抑其躁我弗曖昧然后能握眞照僞以抑其詭我弗溺於慾然后能析公私以抑其所不可我弗窒於用然后能較長短以抑其所不能我弗爲彊者所持然后能正義直指以抑之我弗爲淺者所料然后能微言曲指以抑之我弗執己之愚以居議論之揔然后能不設成見悔其既往而卒抑之我弗規時之宜以滋隱然之患然后能不佞常見料其爲非而蚤抑之是故知言養氣弗睢盱之本也窮理盡性弗曖昧之本也嚴於聖狂人禽之界弗溺於慾之本也熱於上下古今之故弗窒於用之本也剛而無澤弗爲彊者所持之

本也寬而有制弗爲淺者所料之本也勸學好問常有以下人弗執己之愚以居議論之揔之本也觀天祭地常有以先人弗規時之宜以滋隱然之患之本也是故君子貴有本

審類

浮邱子曰凡物莫不以類育以類聚以類應凡物莫不以類分以類異以類成凡物莫不各從其形各從其色各從其制各從其化各從其性各從其情各從其具各從其用各從其質各從其聲各從其分各從其數各從其品各從其候各從其處各從其人殪禾用穀覆雞用卵以類育也比目成隊連理成棗以類聚也召雲唯龍命呂唯律以類應也鸞不生鳳兔不乳馬以類分也犬能制鹿鼠能伏狡以類畏也虎必吞羊鷄必啄蟻以類成也夔一足蛇兩頭從其形也鶴不日浴而白鳥不日浴而黑從其色也鸚鵡摩背而瘖鸚鵡剪舌而語從其制也雉入水而

爲蜃蛇升天而爲龍從其化也鶴愛陰而惡陽雁愛陽而惡陰從其性也鳥反哺梟反噬從其情也蝮有利牙而咬人鱗有肉角而不觸從其具也虺龍可以爲禍芻狗可以爲福從其用也美金以鑄劍戟惡金以鑄斧鉏從其質也鐘大而疾則短聞鐘小而虛則遠聞從其聲也猩猩知往而不知來乾鵲知來而不知往從其分也蛇形雖長而命甚短龜形雖短而命甚長從其數也荆棘深而刺足芝蘭淺而入懷從其品也夏物長而薺麥枯冬物凋而松柏茂從其候也釣之橋也樹之江南則爲橘樹之江北則爲枳從其處也釣之葛也君子得其材而爲稀小人得其葉而爲蕪從其人也且夫物之類萬萬也人之類亦萬萬也是故備知物類之理則亦備知人類之理凡人莫不以好類好以醜類醜以好類好維何燧人曰四佐伏羲曰六佐黃帝曰六相曰四史唐虞曰四岳曰九官曰十二牧曰十六相商曰二相殷曰三仁周曰八虞曰四友

曰十亂鄭曰三良晉曰賢士五人曰二國士曰八卿秦曰五子越曰五大夫漢曰三傑曰十八侯曰中興輔佐十一人曰二十八將蜀曰四英晉曰二妙唐曰十八學士曰三後宋曰四賢曰四真曰耆英十二人明曰四先生曰三楊曰三大老是類也家得之以賢其自出國得之以輔其侯王天下得之以成其康樂萬代得之以續其馨香乾坤得之以植其體日月得之以耀其光山川鬼神得之以享其祀人民物畜得之以召其祥詩曰惠而好我攜手同行書曰野無遺賢萬邦咸甯是不爲以好類好者勸乎以醜類醜維何虞曰四凶周曰三叔魯曰三桓齊曰三子鄭曰七穆晉曰三卿曰二五耦戰國曰四豪漢曰五侯曰七貴魏曰八族曰臺中三狗晉曰二十四友曰四伯北齊曰三佞曰八貴隋曰五貴唐曰八闕十六子曰八司馬曰五狗曰三穢宋曰三尸曰十贊曰三虎曰五鬼曰四瞠曰四佞曰十客明曰四害曰八虎曰七豺八狗曰五

虎曰五彪曰十狗曰十孩兒曰四十孫是類也豕得之以辱其自出國
得之以降其侯王天下得之以損其康樂萬代得之以斷其馨香乾坤
得之以剝其體日月得之以晦其光山川鬼神得之以殄其祀人民物
畜得之以閉其祥詩曰洽比其鄰昏姻孔云書曰簡賢附勢實繁有徒
是不爲以醜類觀者誠乎且夫天下好醜有在明白斬截之中則亦有
在影響枝離之中是故公輸刻鳳購欺以巧伯樂相馬疇匿以良謂之
明白矇矓仰視欲見星辰跋蹙力行欲爭涂軌謂之影響扁鵲活人庸
醫是逐烏獲扛鼎屏夫是斥謂之斬截閻娘樵悴媼母是媒伯夷見棄
盜跖是與謂之枝離是故毋爲影響毋爲枝離此好醜所以各類其類
也凡天性出乎陽剛而通洞條達以爲槩強立不返以爲骨容止出乎
和易而不矯飾岸異以爲高夷險一節久暫一態以爲信必好者類也
凡天性出乎陰柔而歌邪曲折回互隱伏以爲術與人累歲聚處不露

綴芥以爲深容止出乎造作而其中無有其外若或有之以爲安實蕩
蕩忽不主故常以爲巧必觀者類也凡讀書必析天人王霸而不耽記
誦則免喪志之誦不矜詞藻則見大道之原論世必兼治亂存亡而不
信乾符坤珍則剔諛美之說不苟旦夕則屢厝火積薪之戒必好者類
也凡讀書不識周公孔子而鼓其雜說則亂羣儒之聽購其妍詞則釣
當代大人先生之說論世不聞唐虞三代而錄其遠架則號爲聖神文
武之朝後其淺傲則作歌以慶仁壽之代必觀者類也凡立身則與秦
山喬嶽同其堅重而詩禮足以植其骨幹骨幹足以生其光輝捫心與
明瑤美玉同其潔白而天日足以照其憂寐憂寐足以證其平生必好
者類也凡立身與草木榮華同其俛仰而旦夕足以料其血脈血脈足
以審其氣候捫心與鬼魅伎倆同其出入而城府足以藏其機穽機穽
足以損其福履必觀者類也凡處己則恭敬撝節雖賢智而多戒懼雖

豐裕而存儉約與人則慷慨軒豁雖愚盲而進忠告雖疏遠而共交驩
必好者類也凡處己則放誕者縱雖清夜而揮奇詭雖小物而嗜美好
與人則峻厲狹小雖同堂而設畦畛雖親故而計錙銖必醜者類也凡
出話不揣聽者之耳而申吾意指之所必然折佞人幸子之不然作事
不惟一己之利而料萬眾之所同然破私心小道之不然必好者類也
凡出話不揆先王之訓而老成耆艾以爲不然新進小生以爲然作事
不關天下國家之福而書生痛哭流涕以爲不然燕朋弱辟以爲然必
醜者類也凡野處則安耕鑿之常不爲閭井倡其凜薄進於朝堂則守
澹泊寧靜之素不與同學少年鬪其躁進必好者類也凡野處則醉心
富貴利達之樂不知韋布是何風味立於朝堂則不勝其走侯王譽功
德之勞不知禮義廉恥是何關繫必醜者類也凡燕居則彬彬儒雅之
林不爲晏安損其動靜立於官府則廩廩有士君子之行不與吏胥競

其短長必好者類也。凡燕居則窮博弈飲酒之驩，不知名教是何樂地，立於朝堂則不勝其簡書錢穀之氣，不知天地名物是何擔荷，必醜者類也。凡拜君恩則有憂色而退省其私，唯恐不勝受君辱則有莊色而無幾微得失窒礙於胸，必好者類也。凡拜君恩則有喜色而退語其妻，伎子嫉則咸有銳氣，偷容受君辱則有難色，而中夜咨嗟，嗚悞不能自已，必醜者類也。凡膺相薦則知公道而以人事，君推轂本不爲我，而有拂相意則知本分而體道，抱德焉往而不得其爲，我必好者類也。凡膺相薦則感私情而誦門恩，門重於君，父拂相意則生講計，而用甘言，禱禮厚結其左右，覲信用事之人以爲之解，必醜者類也。凡居中則陳善閉衷而功在至德，外廷不知扶陽抑陰而道通天，職史官難狀居外則劍利駭害而福在封內，天下咸寧撥亂反正而威行海外，國本彌固必好者類也。凡居中則浮沈取容而名爲老成，豪傑弗許休咎任意而自

外造化恩禮不衰居外則善敗失實而屢工粉飾壅於上聞緩急亡備而驟膺震駭莫能措手必醜者類也凡居尊則除去邊幅而坦懷遇物樂爲已用根極理體而放中度衷不涉氣矜居卑則未嘗嬉游而位不先衆勤思治畧稍近孤峭而器能自重不受羣侮必好者類也凡居尊則方巾潤步而俊又盈廷若罔聞知高睨大言而睚眦得意未暇講求居庠則瑣計鈍情而眉睫以外了不籌及柔聲輒態而僂僕從人豈能骨立必醜者類也凡已有長而孫讓不欲多上人已短而慙汗如不能終日必好者類也凡已有長而夸於同官以羣衆聽夸於有大力者之前以覲上聞夸於大君請問下逮須臾之頃以自媒而秉國之鈞已有短而蒙其不知之人以逃責備結其所私親愛之人以工庇護欺其所可指麾縱送之人以氣馘蓋其瑕垢而莫敢誰何必醜者類也凡人有善而标舞踴躍若饑渴之需飲食人有不善而哀矜懲創若父兄

之教子弟必好者類也凡人有善而發抑之不能盡其致讚賞之不能
果其用亟則和求緩則相忘而動怨之意衰於世故讓則相容爭則相
妬而猜禍之機發於天性人有不善而暴白之不能存其厚誚譬之不
能生其悔掘其所有增其所無而傅會之說賄及天日苛其所否廢其
所可而刻深之論剝及肌膚必醜者類也凡間人譽而加勉不自滿假
聞人毀而內自省如捧箴銘必好者類也凡間人譽而出於上官則私
心竊喜毀爲逆頰之資出於同列則倚人作僞肆其鋪張揚厲之勢出
於士類則歎其有求於我而必償之以申其好出於亡知之民則意其
漫不嘗省而居之不疑以堅其信聞人毀而出於上官則私心竊憾伺
其間而伸彈擊之發出於同列則強作色笑周旋留爲异日手挈國柄
借端報復之具出於士類則損其文章行誼而設巧構以沮其上進出
於亡知之民則每每用他事株連之而樹朝廷憲典以飽其毒手必醜

者類也凡陟人而當其可能使善類吐氣黜人而足以服其心至於沒齒無怨言必好者類也凡陟人而不以理第與我依傍輒引爲同調賀朝廷得人則與貴戚大臣往來交涉而擅聲氣輒擢居優等冀其德我不則與其私人酒穀洽比賄賂關通輒資之羽翼一飛除天黜人而不以其罪第與我送奇設難輒疑其輕已不引手援之反下石焉不則與貴戚大臣嘗有彈劾不勝之事輒屏居下等寃其賢直而毋犯當路之所忌不則與其門子坐客齟齬輒紛輪構扇撻拾薄惡細故以重嘗之不睦之九淵之深不已必黜者類也凡處平世清世則雍容妥帖毋買亂毋構黨處危世濁世則發揚蹈厲毋包羞毋叢悔必好者類也凡處平世清世則拾官府之故事以答明詔阿九重之意指以養驕心剝兆民之脂膏以潤身家壞朝廷之根本以苟且目前太平處危世濁世則諱四方之利病以示純常乞大君之愛憐以固榮寵操左計之枝離

以塞諫爭委天時人事之無可如何以自蓋其枯庸塞抑必聽者類也
凡事英王諠主則啟沃之功千載罕有事闇主復主則骨鯁之氣百折
不回必好者類也凡事英王諠主則用我之不足傲古之有餘道德不
能自重則進刑名以導刻薄智術不能揀時則工聚斂以長貪橫於是
英王諠主之血氣規摹一變而爲芒刺優枯前後若兩人焉事闇主復
主則用我之有餘傲今之不足秘術能令主喜則蕩上心以移國本危
言能令主怒則借天威以塞中外怨毒之氣於是闇主復主之社稷蒼
生不足供其旨沒碎折至於滔天而不悔必聽者類也凡小事易事來
前則以從容輔其優裕不與人以可闕大事難事來前則以忠義生其
幹濟不與人以可挾必好者類也凡小事易事來前則思索輒曉幹辦
立成於是矜其智勇可以辱主之知標其名譽可以塞物之望而稷契
周邵充以柔滑之材管樂亮猛當以僕遯不足數之輩大事難事來前

則億忌滋惑頡萃無功於是責其同官可以分己之謗因其異己可以
中人於危而社稷蒼生不能發其悲憫之心日月星辰風雨雷電不能
作其聰明正直之氣必醜者類也凡國事公事來前則攘臂稱首唯恐
後時家事私事來前則小作區處靡有成心必好者類也凡國事公事
來前則謾弛瑟縮志不帥氣而習文簿惡吏足以執其然不然之柄中
朝大官嬖孽前導足以享其循常襲故之安左右讒諂面諛足以掩其
支吾辟就不自振刷之羞家事私事來前則劬錄疾力屑屑不休而米
鹽淺雜足以濁其平旦清明之氣四方書記存問足以焦其自公退食
之神用宅環列城郭金帛填溢筐箱足以貽其孫子而不散作宗族交
游之福必醜者類也凡賢人端人來前則輸肝剖膽永矢勿諉奸人儉
人來前則吐辭作色不惡而嚴必好者類也凡賢人端人來前則遷延
邪睨偃伏閃鑠而欲啟其口則茹吐各半欲寫其心則表裏各半欲申

其盟好則出入離合陰陽人鬼各半如人儉人來前則將拒故迎了無
手采而舉一鄰事則相爲首尾傳一秘訣則與爲腹心作一細繆之態
則疑宿昔故人不若邂逅相遇之好必聽者類也凡富人要人來前則
非時弗詣非義弗許宴人散人來前則有謀必忠有惠必鈞必好者類
也凡富人要人來前則口吐悃欵心挾要求傾杯琖以深交則不覺其
宵盤畫瑟之永借咳唾之力以回天則不禁其奴顏婢膝之庫宴人散
人來前則中亡豈弟外作箕踞萬姓之瘡痍弗憐則宜其坐視寒峻之
飢枯大君之焦勞弗問則知其厭語曹司末秩之煙滯必聽者類也凡
進身則非蚍蜉蟻子之援其端委皆可令人曉退身則遂冥鴻之樂其
神明時若與天游必好者類也凡進身則奮迅狡捷驟踰恒等機深洞
密莫辨從來材能不及於中人而其掌握可以倒持大賢名實不加於
上下而其階級可以禮絕百寮尺功片倣不施於民物而其富貴福澤

可以隻身而兼億兆人之所不能有退身則徘徊瞻顧貪嗜肥甘庫廩
重遲莫能解脫天網已積於不振而欲捨王則曰無人補捄物議已暨
於難堪而不去官則曰人應諒我體庫用薄已落下流而嚮迹朝班則
曰疾我獨當事權然后爲之必覩者類也凡得勢則文經武緯極操縱
歛闔之能失勢則彈琴詠歌有優游自如之致必好者類也凡得勢則
造作煩苛擺弄妖怪蠹蝕名義簧鼓萬狀使人心風俗底於汙下而天
地山川鬼神迄不享其順成失勢則包藏怨誹沸騰謠詠填砌冤抑呼
訴百端使左右大臣誤憐其才代爲祈請而羣公卿士素受其惠不得
不爲浩其不平之鳴必覩者類也凡交好則許與以功名切劘以道義
交惡則儆戒以微言葆全以大體必好者類也凡交好則與馬冠蓋相
炫耀酒食遊戲相徵逐不情之請相輾轉無稽之言相鋪張舉其性行
材慮必不能任之事相夸許遇有摧敗沮喪心不哀憐而灑其無根之

第汲相歎嗟交惡則吾屢陷阱相突發戈矛劒戟相枝撐疑似之跡相
誣訐挖連之詞相搜拏追憶曠昔與居與游詆蕩不檢之言相抵賴囁
其所譏憤伎慄悍有柄藉之私人死反相賊害必醜者類也凡共問學
則勤其勤戒稽其離合共政事則時其勞逸鈞其功罪必好者類也凡
共問學則耳目不到封其疑而拒其信心思不入諱其淺而忌其深爭
當代則帥我徒黨攻爾曹耦而門戶角立不品厥躬爭萬代則標我纂
述管爾論著而筆墨殺人非以闢道於是膠庠之內無和平之聲而薦
紳先生之心無光明磊落流通貫注之妙共政事則條例紛陳賈其詐
而中其愚資格懸絕席其先而使其後爭福澤則酣我醉飽寘爾枯瘠
而親戚若涂之人爭風謠則恢我德音坐爾怨謗而輿論在其轉移簸
弄之中於是利祿之場無皇古淳樸之風而挾長技以據要津之人斷
無性真完善魂神清白上可對於皇天后土之靈而下不豐於子孫黎

民之尊必觀者類也其在於易泰之象曰泰小往大來吉亨則是天地交而萬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內陽而外陰內健而外順內君子而外小人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也否之象曰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則是天地不交而萬物不通也上下不交而天下死邦也內陰而外陽內柔而外剛內小人而外君子小人道長君子道消也是故天地之運吾願其泰不願其否君子之道吾願其長不願其消君子道長好莫大焉泰莫大焉小人道長觀莫大焉否莫大焉是故古之司好觀者有四勝聞好則思聞觀則恐一勝也見好則說見觀則怒二勝也得好若榮得觀若辱三勝也從好若昇從觀若墜四勝也今之司好觀者有四敗聞好則疑聞觀則信一敗也見好則妒見觀則親二敗也得好若膏得觀若豐三敗也從好若梗從觀若流四敗也四勝積則等差定若膏得觀若豐三敗也從好若梗從觀若流四敗也四勝積則等差定等差定則樹好踏觀樹好踏觀則萬事萬物理而元氣昌四敗積則等

差移等差移則枯槁結好樹結好則萬事萬物亂而患氣清詩曰專
專訛訛曾不知其玷兢兢業業孔填不甯我位孔貶言樹魏路好則忠
氣潰也書曰知人則哲能官人安民則惠黎民懷之能哲而惠何憂乎
驥兕何遷乎有苗何畏乎巧言令色孔王言樹好路魏則元氣昌也是
故君子審物以知人審人以知政審政以知俗審俗以知道立乎一寸
則知尋丈立乎一隅則知天下是故君子能濶學則能攷理矣能攷理
則能官人矣能持志則能守氣矣能守氣則能馭世矣孔子曰好學近
乎智孟子曰其爲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是故物不格則學不遷學
不遷則積盲妄積盲妄則喜任臆喜任臆則必倒顛道義不樹則氣不
直氣不直則積柔橈積柔橈則苦多端苦多端則必詭隨詭隨者人材
壞倒顛者國運降君子之所以勝一日而九回也

浮邱子曰僕少與北門子同里長與南樓公同仕齒相齊也踵相接也
冠相望也珮相褻也杯觥燕好相接也談論傾吐相生也然而趣尙不
相入也行能不相証也是非好醜不相師也僕嘗語於北門子曰某也
君子其人也是能厓厓自立不爲謠俗低卬曲折者是布腹心徇主者
是能字其眚隸者是不使公道緦於私議者是本性惇而內行絜者是
通古今能文章者北門子曰若所稱君子其人者乃吾之所積不能平
者也若以爲厓厓自立不爲謠俗低卬曲折邪吾惡知其不暴之矍矍
墮之冥冥邪若以爲布腹心徇主邪吾惡知其不忠言嘉謨以爲市邪
若以爲能字其眚隸邪吾惡知其非籠絡羣愚以說己邪若以爲不使
公道緦於私議邪吾惡知其非結薦紳士族黨奸而作勝邪若以爲本
性惇而內行絜邪吾惡知其不修飾倫物鈞取聲名邪若以爲通古今
能文章邪吾惡知其不迂濶而遠於事情邪若且休矣旣而跡北門子

之所爲則且橫作氣陵廣張，則羅及白爲黑，倒是爲非，於是擠匡匡白，立者於庫趨下走之，列亡能自私焉，擠布腹心，徇主於清問之所不下，逮焉擠能守此，肆者於無所，擔荷焉擠，主持公道者於疑似焉擠，通古今能文章者於狂狂，伋伋不中繩尺焉，既出死力以擠之，又設奇計以擠之，而奚所不墜焉，僕又嘗語於南樓公曰：某也，小人，其人也是筋驚肉緩，不堪其用者，是自銜鬻者是工詐，諉而逞狡猾者是媿嬰取容於上下之交者，是文深意忌，多所中傷者，是首鼠兩端，一前一却者，南樓公曰：若所稱小人，其人者乃吾之所不肯一側擊斷而聲其不然者也。若以爲筋驚肉緩，不堪其用，邪？吾惡知其非溫雅有阻藉以收羣行之震蕩，剽忽邪？若以爲自銜鬻邪？吾惡知其非披瀝血誠以告我邪？若以爲工詐諉而逞狡猾邪？吾惡知其非老於事物而工於縱橫短長之術，以馭世邪？若以爲媿嬰取容於上下之交邪？吾惡知其非剛柔得中邪？

若以爲文深意忌多所中傷邪吾惡知其非振厲羣聽以就軌物邪若
以爲首鼠兩端一前一邳邪吾惡知其非盡之深而處之堅邪若且休
矣既而跡南樓公之所爲則且標舉魏類薦陟崇梯執疑爲信樹邪爲
正於是援筋驚肉緩者於處非其據焉援自衒鬻者於一唱百和僉曰
能事焉援工詐譏逞狡猾者於遺大投艱以其私智左計繫天下重輕
焉援媵嬰取容者於密邇焉援文深意忌者於爪牙焉援首鼠兩端者
於事權之揔焉既出死力以援之又設奇計以援之而奚所不捷焉於
乎某也君子其人也而北門子且毀之且擠之某也小人其人也而南
樓公且譽之且援之棄玉取石斬楠樹李頭尾顛倒不知緒處僕是以
愀乎其哀嗚乎其恐流淪復戾而不可止也詩曰國雖靡止或聖或否
民雖靡廬或哲或謀或肅或艾如彼泉流無淪胥以勑是庸不足以懲
乎既而聞西隅丈人天下之所謂放志舒節以馳大區者也僕往告焉

曰北門子好毀而橫南樓公好譽而濫則如之何西陽丈人局局而笑
俞俞而作口子來前吾語女北門子之好毀而橫也非北門子自爲也
天使之毀使之橫也南樓公之好譽而濫也非南樓公自爲也天使之
譽使之濫也北門子且毀之且擠之非北門子擠之也天擠之也南樓
公且譽之且援之非南樓公援之也天援之也而北門子且以能毀能
擠爲長技而南樓公且以能譽能援爲名德而子且以北門子南樓公
爲大繆不然皆未燭於天人之指矣仲尼不封於齊晏嬰沮之孟軻不
禮於魯臧倉沮之屈原不容於楚子蘭譏之賈誼不展於漢絳灌譏之
然而非晏嬰能沮仲尼也非臧倉能沮孟軻也有使之沮者也非子蘭
能譏屈原非絳灌能譏賈誼也有使之譏者也然而不封於齊者亦非
仲尼不封仲尼者亦非齊也不禮於魯者亦非孟軻不禮孟軻者亦非
魯也有使之不封不禮者也不容於楚者亦非屈原不容屈原者亦非

楚也不展於漢者亦非賈誼不展賈誼者亦非漢也有使之不容不展者也皆天也非人也伯鯨試於堯四岳薦之子玉用於楚子文薦之殷浩建節於晉褚裒會稽王昱引之王安石執政於宋曾公亮引之然而非四岳能薦伯鯨也非子女能薦子玉也有使之薦者而非褚裒會稽王昱能引殷浩也非曾公亮能引王安石也有使之引者也然而試於堯者亦非伯鯨試伯鯨者亦非堯也用於楚者亦非子玉用子玉者亦非楚也有使之試使之用者也建節於晉者亦非殷浩以節予殷浩者亦非晉也執政於宋者亦非王安石以政予王安石者亦非宋也有使之建節使之執政者也皆天也非人也可以毀而得毀可以譽而得譽可以毀而得譽可以譽而得譽可以庫而得庫可以高而得高可以遲而得遲可以速而得速可以夷而得夷可以險而得險可以夷而得險可以險

而得夷皆天也非人也其爲人也可處毀可處譽可處高可處庫可處
遲可處速可處夷可處險是爲任天其爲人也可處譽不可處毀可處
高不可處庫可處速不可處遲可處夷不可處險是爲戰天其爲人也
不可處毀又不可處譽不可處庫又不可處高不可處遲又不可處速
不可處險又不可處夷是爲襲天任天者樂戰天者克襲天者賤矣其
遲叩女之天以無動求於人其可乎能愚乎能離乎能泊然寡營乎能
徐行翔佯於無何有之鄉乎譬彼木葉放乎中流其入菱菁蘆葦之側
絀而止也與其送之至於溟渤也總之不離乎木葉也詩曰就其深矣
方之舟之就其淺矣泳之游之是故偃鼠飲河滿腹與鼃羸吞天者厥
飽鈞也鸞鳩飛榆榆枋而止與九萬里而圖南者厥適鈞也人之處此
世也奚以異焉旣而又聞東陝君子天下之所謂致忠信著仁義無豪
釐芒輒邕塞於其中者也僕又往告焉曰北門子好毀而橫南樓公好

譽而蓋則如之何東陳君子揭揭而起諱諱而語曰吾知所以斷斯獄矣凡今之人而惟君子是毀是擠者於名也梗於實也在於己也賊於子孫黎民也福不至凡今之人而惟小人是譽是援者於名也獵於實也潔於己也黨於子孫黎民也禍不休是故舜必誅四凶周公必誅管叔太公必誅狂囂華士子產必誅鄧析孔子必誅少正卯諸葛亮必誅馬謖刑戮加於小人然后門實塞門實塞然后登選壹登選壹然后君子之休嘉集焉愛必推十六族鮑叔牙必推管仲子皮必推子產蕭何必推韓信徐庶必推諸葛亮呂婆樓必推王猛氣類成於君子然后根柢固根柢固然后反側銷反側銷然后小人之裁肯閉焉今某也君子其人也北門子胡爲其擠之也某也小人其人也南樓公胡爲其援之也則且詰北門子曰君子可擠乎則子嘗不使舜擠十六族乎鮑叔牙擠管仲乎子皮擠子產乎蕭何擠韓信徐庶擠諸葛亮乎呂婆樓擠王

孟子北門子必曰不能則且詰南樓公曰小人可援乎則子害不使舜
援四凶周公援管叔乎太公援狂鬻華士乎子產援鄧析孔子援少正
卯乎諸葛亮援馬謖乎南樓公必曰不能曰不能者何也本心之智未
殺而然不之理有據也維然生愛維愛生敬維敬生任維任生力維力
生碩維碩生濟維濟生神此謂君子之休嘉集維不生惡維惡生斥維
斥生制維制生威維威生肅維肅生固維固生允此謂小人之裁背閉
是故木產連理禾鋪同穎羽來鸚鵡角見麒麟能章明君子之人驗也
橘不化枳李不生瓜狐不升榻熊不入城能屏棄小人之大驗也惡有
毀君子而擠之譽小人而援之可以輔世長民而身名無恙者邪於乎
世無審音師曠是以講於六律也無善御造父是以閑於六馬也然而
攷六律者不之於師曠之於它控六馬者不之於造父之於它則且濡
忍曲折以眎其柄之所嚮焉柄在我則取君子風勸之先取毀君子者

刀墨之取小人懲報之先取譽小人者教敷之可也柄在他則勢所不能振善之以理理所不能管泣之以情情所不能泣昌之以辨辨所不能昌勝之以獨獨所不能勝垂之來者以爲法戒可也是故音不廢則師曠不死御不廢則造父不亡天不廢則君子之公是非不斬是何也天無時不在公是非之中是謂義理之天天有時不在公是非之中是謂氣數之天君子不爭而公是非較然明白是謂義理之天養君子君子毋忍不爭毋敢不爭而公是非然后明白是謂氣數之天鑄君子且夫兩君不可以成權兩天不可以成氣今謂義理一天氣數又一天有是理乎振古此天振古此君子之天有君子而天可以在公是非之中可以不在公是非之中可以君子之事鋪張揚厲爲天之事可以君子之言提撕警覺爲天之言是故生君子者天之功補天者君子之功曷補乎爾曰天以公是非之心予我則受之則充

之是謂以我之義理補天之氣數我以公是公非之心違天天則賴之則享之是謂以天之義理補天之氣數是故氣數之亟則更爲義理鑄君子之亟則更爲養君子此天所以不廢也此君子之公是公非所以不軌也且夫或聖或狂或賢或否或賤或貴或貧或富或壽或夭或生或死或踣或亨或疑或信或明或辨或短或長或病或肥或醜或美則焉往而不公是公非也邪聖如伯益伊尹周公孔子應有天下而不下天下而其可以有天下者公是不斬也狂如桀紂幽厲秦政隋煬應不有天下而有天下而其可以不有天下者公非不斬也賢如顏曾思孟應侯王而不侯王而其可以侯王者公是不斬也否如春秋七國之君應不侯王而侯王而其可以不侯王者公非不斬也賤如傳說爲胥靡甯戚飯牛車下貧如叔孫敖無立錐之地而其可以不貧不賤者公是不斬也貴如梁冀一門三后袁紹四世三公富如元載胡椒八百石而

其可以不富不貴者公非不斬也天如顏回死如史魚而其可以不夭不死者公是不斬也壽如盜跖生如越椒而其可以不壽不生者公非不斬也直如龍逢比干而踏勇如淮陰道濟而踏而其可以不踏者公是不斬也佞如蘇秦張儀而亨柔如胡廣馮道而亨而其可以不亨者公非不斬也忠如望諸汾陽而疑功如絳侯萊公而疑而其可以不疑者公是不斬也好如林甫會之而信劣如彌遠體仁而信而其可以不信者公非不斬也哂如趙文子短如晏平仲病如伯牛醜如子羽而其可以不哂不短不病不醜者公是不斬也辨如淳于髡長如巨無霸肥如董卓美如褚淵而其可以不辨不長不肥不美者公非不斬也是故天之是非運以公地之是非載以公家之是非析以公國之是非闢以公可春而春可夏而夏可秋而秋可冬而冬寒暑不減盈虧匪賒式昭大信而能久成此天之是非運以公也可東而東可西而西可南而南

可北而北各止其界各正其維星羅棋布應酌此地之是非執以
公也律不告而娶匪不順於舅腹也三叔雖唱流言周公匪不利於孺
子也讒言三至而母投杼曾參匪殺人也孟子後喪踰前喪匪薄於父
而厚於母也匡章匪不孝也直不疑匪盜嫂也第五倫匪笞婦也蔣之
奇唐仲舉污永叔晦巷以帷薄之私匪其實也雖有悲痛罔不停惡雖
有疑似罔不光明此家之是非析以公也蠶尾亡損於子產也麋裘亡
損於孔子也謗書一篋亡損於樂羊也三遺矢亡損於廉頗也蓋莢爲
明珠亡損於馬援也百升飛上天亡損於斛律光也緋衣小兒坦其腹
亡損於裴度也一錢不值亡損於李昉也三字獄十不遜亡損於岳鵬
舉趙汝愚也雖有倒顛罔不秩叙雖有慘戚罔不馨香此國之是非關
以公也天得公以成其高地得公以成其厚家得公以成其仁國得公
以成其義是故公是公非不斬然后私是私非不行公則不得復私此

君子之所以大於萬物也詩曰采芩采芩首陽之巔人之爲言苟亦無
信舍旃舍旃苟亦無然人之爲言胡得焉惡有縱北門子之橫阿南樓
公之濫而翁靡波流不可收拾以至於盡邪僕於是嗒然若有所喪而
蹙然若有所開焉原西隅丈人之指空毀譽也於心栩栩也於世奚裨
也原東隩君子之指巨毀譽也於心勞勞也於世多賴也是故西隅丈
人可爲而不可爲也東隩君子不可爲而可爲也西隅丈人而可爲也
以其無爭而不可爲也以其師寂威而枵厥真東隩君子而不可爲也
以其危行危言而可爲也以其爲善敗之所由以說詩曰悠悠我里亦
孔之痗四方有羨我獨居憂民莫不逸我獨不敢休天命不徹我不敢
傲我友自逸僕其捨西隅丈人乎其從東隩君子乎

諷羣下

浮邱子曰今有赤心大夫掌侍從之班居聲名之地荷天顧之休亟思

策之數咳唾如雷指麾如風崢嶸如嶽滂濈如海文與班馬並騁詞與
屈宋孰多行與曾史等量辨與予賜同科是非不繆於人情喜怒必繇
於己出王公大人不能持其短長九列羣司不能差其優劣然而禮賢
若不及施物必以先隱惡而赦善寡疑而多然詩曰我觀之子我心寫
兮我心寫兮是以有譽處兮其大夫之謂乎於是朱魯公子揣其好名
而尙勝趨道而驚廣也適舒體而前宛舌而語曰僕糞土小生也敢進
一言以游教子大夫之明名廣譽於天下其可乎大夫曰吁何見教之
晏也願敬聽子必行其說乃已焉公子曰居物之德而不思所以徠之
者自爾絕其類者也擅國之寵而不以其賓客驕天下之人者自小其
門戶者也昔者六國之時孟嘗平原信陵春申各招致賓客三數千人
逮乎秦呂不韋漢魏其武安之屬此風猶有存者而到於今則凌夷崔
隕而不可復舉也久矣僕妾蹈綺縠而士不得短褐犬馬餘梁肉而士

不厭糟糠於乎今之紆青拖紫而忍爲斯態者不千百也哉斯其所以
行事僅如婦寺比而姍笑其短者且盈天下也顧子大夫毋蹈其轍而
廣其送焉大夫迺遂循避席而對曰善哉於是朱唇公子暴敷大夫之
高義於所聞知其所聞知又暴敷大夫之高義於九州四遠之士而公
子哀然稱客之首其它朝暮至於大夫之門者若鳥投林而魚赴壑也
攷其投謁則大夫倒屣而迎曾無厭物之顏於其眉際整衣帶而出會
無上人之見於其胸中也可不謂謙益乎攷其晏集則大夫有酒如河
必用儀狄之釀以博其醉有肉如山必用易牙之調以悅其飽也可不
謂款洽乎攷其饋遺贈答則客遺文錦一端大夫報之白金百兩客遺
棗栗一孟大夫報之寶刀雙握也可不謂綢繆乎攷其乞貸則大夫假
粟而焚其券貸錢而免其息可不謂慷慨乎攷其請寄則客有甚困阨
之市大夫出死力以活之客有甚願欲之情大夫必酌其當可以遂之

也可不謂施擊乎攷其薦達則客有片長薄技大夫予之品目以溢其
美客有卓聞妙見大夫必芟庸人之論以成其用也可不謂挺特乎攷
其一切所施爲則客固有賴於大夫而公子尤實恩信於客大夫固有
潤於客而公子尤享厚饋於大夫大夫何其仁厚而公子何其挑取功
譽之巧乎詩曰莫赤匪狐莫黑匪烏惠而好我攜手同車其公子之謂
乎且夫室幽則燭照之霧結則風駭之於是大夫有碧服奴子繁忠信
取親愛者乘間而請曰奴子事主人有年矣竊從旁闕公子目動而言
肆智巧而願多入則天治嫻都從諛承意出則僇狡鋒俠妄生羽毛自
客之有投謁也公子必曰非不佞則大夫無此謙益自客之有晏集也
公子必曰非不佞則大夫無此款洽自客之有餽遺贈答也公子必曰
非不佞則大夫無此綢繆自客之有乞貸也公子必曰非不佞則大夫
無此慷慨自客之有請寄也公子必曰非不佞則大夫無此施擊自客

之有薦達也公子必曰非不佞則大夫無此挺特奴子事主人有年矣未嘗造次敢卽於不良而公子專挾詐售欺以愚弄主人毋乃不可乎且是非亨因何嘗之有庸詎知乎主人以公子爲腹心爲爪牙天下之人不且以公子爲蠹賊爲醜毒矣乎庸詎知乎公子以主人爲榮楛爲寵階天下之人不且以主人爲佞魁爲亂媒矣乎庸詎知乎智而察者不且議公子以議主人矣乎庸詎知乎勇而傑者不且擠主人以擠公子矣乎庸詎知乎公子突梯滑稽於今日之日不且枝離反側於後日之日矣乎庸詎知乎今日之日公子帥羣客柔聲輒態以熾趨於主人之前後日之日不且帥羣客反顏怒目以主人爲不知誰何之人矣乎而主人蒙不知人之慘公子有飽則飛去之樂則何以遂初心而不取讐笑於清議矣乎大夫奮髯抵几而忿曰公子與我如出一人奴敢爲反間之言而不蚤已則且斬奴以殉於公子詩曰薄言往愆逢彼之怒

其奴子之謂乎於乎日中則昃月盈則食高明之家鬼矚其室俄而有非薄大夫之材而攻其短者矣俄而有撥拾大夫之私而中其毒者矣俄而有大力者覆壓之惟恐其不破碎矣俄而有深文者鍛鍊之惟恐其得脫於鼻矣俄而削其祿俄而貶其秩俄而奪其要津俄而汚其素行於是薦紳士族竊料公子素夸道大夫則必辨寃白謗以折紛紛云云之口而公子聞如也徐又料公子懼以危言控連得鼻則必朝暮私於大夫止其騷殺豈其沈鬱而公子關如也第見公子數日一往候大夫焉又久之月一往候焉又久之數月不一往候焉又久之不相聞問如塗人焉既而羣客揣摩公子意嚮以爲動止於是至於大夫之門者千減其半焉又久之百減其半焉又久之十減其半焉又久之虛無人焉詩曰信誓旦旦不思其反反是不思亦已焉哉其公子羣客之謂乎於是大夫惔然捫心洒然出涕造其宿昔故人蒼眉先生而告之曰僕

蹉扶命也乃不幸爲朱脣公子所賣而知人反出奴子下豈不大可憤
怒矣乎蒼眉先生莞爾而笑曰是何足當子大夫之憤怒矣乎而獨不
見孟嘗君之客乎孟嘗君廢食客皆去而爲孟嘗君畫謀以復其位而
更廣其邑者唯馮驩一人而已矣而獨不見魏其侯之客乎魏其失竄
太后益疏不用諸客稍稍自引而怠傲唯灌夫不失而已矣而獨不見
衛青之客乎青出塞征匈奴不得益封於是青日退而霍去病日益貴
青故人門下多去事去病輒得官爵唯任安不肯而已矣而獨不見王
父偃之客乎王父方貴幸時賓客以千數及其族死唯孔車一人收葬
之而已矣夫馮驩灌夫任安孔車天下之所謂長者也而朱脣公子天
下之所謂反側子也天下長者不多有而反側子輒時時見於人間是
乃風俗氣運之降非獨子大夫之不幸也且夫卽人以知性行意度之
不美卽性行意度之不美以知風俗氣運之降豈唯客如之朋友故舊

或如之而獨不見張儀之事乎蘇秦爲相儀自以故人求見秦秦誠門
下人不爲通又使不得去者數日已而見之坐之堂下賜僕妾之食因
數讓之曰子不足收也謝去之而獨不見呂祿之事乎酈寄與祿相友
善及大臣欲誅諸呂劫酈商令其子寄紿祿而大尉周勃入據北軍遂
誅諸呂是崑商卒諶爲景侯子寄代侯於乎信莫信於朋友故舊而秦
以爲相驕儀而儀不能必之於秦寄以代侯賣祿而祿不能必之於寄
而子大夫能必之於客乎豈唯朋友故舊如之先生弟子或如之而獨
不見董仲舒之事乎仲舒推說菑異主父偃嫉之竊其書而奏之上召
視諸儒仲舒弟子呂步舒不知其師書以爲大愚於是下仲舒獄幾死
而獨不見錢惟演之事乎惟演執弟子禮事王安石逮安石創行新法
惟演屢諫沮之安石大怒而絕之惟演遂終身外任僅至朝請郎而卒
於乎義莫義於先生弟子而步舒雖黜後何至併其師而愚之而仲舒

不能必之於步舒安石雖疆兵何至併其弟子而絕之而惟演不能必之於安石而子大夫能必之於客乎豈惟先生弟子如之主臣或如之而獨不見大夫種之事乎越王句踐棲於會稽使種行成於吳及吳既滅人或讒種且作亂句踐乃賜種劍種自殺而獨不見韓信之事乎信佐漢高定天下嚴必勝攻必取及帝畏惡其能疑信且反則使武士縛信斬之夷三族於乎隆莫隆於主臣而以句踐之焦心勞思宜其追思舊德不忘而種不能必之於句踐以漢高之豁達大度宜其護持功臣不死而信不能必之於漢高而子大夫能必之於客乎豈惟主臣如之僚屬或如之而獨不見周昌之事乎昌爲御史大夫謂趙堯年少刀筆吏耳旣而堯諷帝徙昌爲趙相帝遂拜堯爲御史大夫而獨不見楊駿之事乎駿誅其故吏潘岳榘崔基等不敢主墓填冢而逃於乎職莫職於僚屬而堯奪昌位於片言而昌不能必之於堯基岳等負駿於九泉

而駿不能必之於基岳而子大夫能必之於客乎豈惟僚屬如之姻亞
或如之而獨不見何尙之之事乎尙之之女適劉湛子黯而湛與尙之
意好不篤湛欲領丹陽乃徙尙之爲祠部尙書而獨不見魏元忠之事
乎元忠之子昇娶鄭遠女昇與節愍太子謀誅武三思廢韋庶人不克
元忠坐繫獄遠以此離婚而獨不見解縉之事乎縉與胡廣約爲婚及
縉敗子頑亮徙遼東廣欲離婚其女截耳爲誓乃止於乎情莫情於姻
亞而尙之不能必之於湛元忠不能必之於遠縉幾不能必之於廣而
子大夫能必之於客乎豈惟姻亞如之奴婢或如之而獨不見彭寵之
事乎寵拔薊城自立爲燕王而蒼頭子密等三人縛寵斬其頭而獨不
見楊慎矜之事乎慎矜之婢春草入貴妃姊家因得見帝具言史敬宗
夜過慎矜坐庭中步星變夜分乃去帝怒而婢漏言於是王鉷李林甫
飛牒告慎矜蓄藏讖緯妖言與妄人交詔杖敬忠賜慎矜死籍其家於

乎賤莫賤於奴婢而寵不能必之於子密慎矜不能必之於春草而子
大夫能必之於客乎豈惟奴婢如之閨闈之好或如之而獨不見吳起
之事乎魯欲將起娶齊女爲妻而魯疑之起遂殺妻以明不與齊而
獨不見蘇秦之事乎秦說秦王書十上而說不行歸至家妻不下紕嫂
不爲炊而獨不見朱買臣之事乎買臣不治產業常擔束薪歌嘔道中
其妻羞之求去買臣笑曰我年五十當富貴妻恚怒曰如公等終餓死
溝中耳買臣不能留卽聽之去而獨不見竇懷貞之事乎懷貞爲韋后
乳媪壻以自媚於后及后敗懷貞斬妻獻其首於乎諾莫諧於夫婦而
吳起實懷貞之妻不能必之於其夫蘇秦朱買臣又不能必之於其妻
而子大夫能必之於客乎豈惟閨闈之好如之天親之愛或如之而獨
不見劉向之事乎王氏擅國向上封事極諫而其子歆乃用王莽舉爲
侍中爲莽典文章倡導在位褒敬功德馴致攝篡而獨不見褚曄之事

乎蕭道成篡宋爲齊褚淵由司空遷爲司徒從弟瓘歎曰門戶不幸乃有今日之事而獨不見王安國之事乎安國戒其兄安石遠佞人呂惠卿銜之以此罷安國而安石弗爲救而獨不見蔡京之事乎京前後四當國逮昏昵不任事則其子攸權勢與父相勸遂擠之使去位於乎親莫親於父子友莫友於昆弟而以言乎趨附則向不能必之於歆瓘不能必之於淵以言乎傾軋則安國不能必之於安石京不能必之於攸而子大夫能必之於客乎是故賤否親疎之故去來離合之機最不可恃最不可解謂賢者德盛是以來者來合者合乎而否者勢盛則亦如之謂否者德衰是以去者去離者離乎而賢者勢衰則亦如之此所謂最不可恃也謂親者德通是以來者來合者合乎而疏者勢通則亦如之謂疏者德梗是以去者去離者離乎而親者勢梗則亦如之此所謂最不可解也且夫天下之最不可恃君子必有以恃乎其不可恃也天

下之最不可解君子必有以解乎其不可解也恃乎其不可恃莫如處之以和體之以恕解乎其不可解莫如固之以靜馴之以常剔賊至而我毋抵鉤距至而我毋設是謂處之以和滿闕至而我毋校雠至而我毋反是謂體之以恕紛拏至而我毋捷苟簡至而我毋隨是謂固之以靜憤懣至而我毋留慘痛至而我毋過是謂馴之以常是謂能以詩禮之桀禦不祥是謂能以天地之心感不良是謂能以君子之道藥小人之狂然則子大夫何必用不訾之軀爭小小去來離合於人間而重睚眦肝肝於客爲乎且夫山有猛獸羣物之歸也國有倫魁衆正之望也竊嘗評騰子大夫胸懷伊傅之忠口吐思孟之奧氣包雋亮之偉材奪良猛之奇朝廷而不惟柱石之用公輔而不惟薦紳領袖之求則已不然捨子大夫其誰與歸庸詎知乎向之譏議不停喙者不且久而論定以子大夫體用本末洞徹懇到矣乎庸詎知乎子大夫經摧挫沮喪

之後不且識老而氣沈身詳而心密一旦得其當於家國天下而裨補更無涯涘矣乎庸詎知乎朱骨公子不且內禮謝罪流泣而改其前非矣乎不且指九天以爲正願終身以爲好矣乎庸詎知乎羣客不且還思回慮丐公子以重爲請矣乎不且躡足抗手望子大夫後先而奔奏之矣乎且夫物態猶草木也君子猶春夏也草木有榮有落而春夏無不發生長靡之時物態有高有下而君子無不做儻瑰璋之理願子大夫重仁襲義曾不帶芥旣去矣旣離矣則毋譙讓以聲其醜旣而更來矣更合矣則毋抗拒以塞其誠而獨不見翟公之事乎翟公爲廷尉賓客填門及廢門外可設爵羅後復爲廷尉賓客欲往翟公大書其門曰一死一生乃見交情一貧一富乃見交態一貴一賤交情乃見一浮一沒交情乃出於乎客固薄矣而翟公毋乃褊乎願子大夫毋蹈其轍而善其後焉大夫曰善哉雖然君子固必有止人於衰之氣象旣置散而

更收之孰與蚤護持而一致之矣乎蒼眉先生曰是在予大夫之前行而素修也矣而獨不見周公孔子之事乎周公於布衣之士執贄所師見者十二人窮巷白屋所先見者四十九人時進善者百人教士者千人官朝者萬人孔子以詩書禮樂教弟子蓋三千人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如以勢而已則周公攝天子而有居東三年之變孔子爲司寇而卒退老杏壇以終其身豈其攝天子而千萬人來居東三年而千萬人皆去爲司寇而三千七十之子合退老杏壇而三千七十之子皆離矣乎如以前行素修而已則周公之千人萬人孔子之三千七十神理脈落直如一人而孟嘗平原信陵春申各招致賓客以數千計者豈不騫汚深惡不足齒列如無一人矣乎於乎千萬人如一人是故可夷可陔可生可死而不可使熾也數千人如無一人是故可去可來可合可離而不可使恒其德也願子大夫繕其德性詳其品節厚其包裹慎其

交游修實不修名責躬不責物蓄同不蓄異樹好不樹仇義類足以廣
己經訓足以服人鈞陶足以長世倫魁足以帥羣底厲足以存檢莊敬
足以持容忠勤足以吐款記注足以明衷甯靜頤一足以固於其節講
張變幻足以止於其萌光輝潔白足以徹於其鏡陰賊險狠足以媿於
其衾安居恬愉足以繫於其樂勞苦患難足以剖於其誠真源活潑足
以證於其諦摧殘零落足以止於其宗豈不道德尊而善氣洋溢矣乎
大夫乃備恐讐伏而謝先生曰自今以在謹當發周情循孔思抗心厲
志以奉先生之教督無敢忘詩曰有斐君子終不可誼兮其先生之謂
乎

浮邱子卷之七

五陽湯鵬海秋著

原英

浮邱子曰君子積學所以明道明道所以辨物辨物所以愛物愛物所以
以理政理政所以濟時濟時所以庇國詩曰伐柯如之何匪斧不克取
妻如之何匪媒不得是故天下之材莫不出於君出於相出於師出於
友必伏羲然后用六佐必黃帝然后用四相必舜然后用五人必武王
然后用亂臣十人天下之材出於君此其微矣爾乃左右王前而與聞
官人立政之事唯相是賴必管仲然後識隰朋賓胥無必子產然後識
裨謏馮簡子必諸葛亮然後識蔣琬董允必狄仁傑然後識桓彥範張
柬之天下之材出於相此其微矣爾乃堯陶問學而參造化之權唯師
是賴必仲尼之門然後多王佐之器與奔走後先之材必子真之門然
後與閻王霸德力之辨必王通之門然後多將相必歐陽修之門然後

矣文章節義之士天下之材出於師此其徵矣爾乃游揚聲氣而闢天下國家之重唯友是賴必鮑叔牙然后薦管仲必百里奚然后薦蹇叔必呂婆樓然后薦王猛必劉子羽然后薦吳玠天下之材出於友此其徵矣詩曰既見君子不我遐棄夫謂君子不我遐棄而忍自我遐棄君子乎哉是故爲君者不可以不愛材爲君而不愛材謂之驚爲相者不可以不愛材爲相而不愛材謂之匪爲師者不可以不愛材爲師而不愛材謂之陷爲友者不可以不愛材爲友而不愛材謂之媚積驚則生陰陽水火之譽積匪則生禮樂征伐之譽積陷則生偪文史成荆棘之譽積媚則生借名器長穿袴之譽百靈之所以弗集萬邦之所以弗甯則皆於不愛材之一念乎職之易曰憂悔吝者存乎介言一念不可以不慎也且夫治其一念所以治天下也去怠從敬所以治其一念也是故爲君者不可以不敬天知敬天則毋敢驚毋敢驚則愛材必矣爲相

者不可以不敬人知敬人則

敢賤毋敢賤則愛材必矣爲師者不可

以不敬道知敬道則毋敢賤

敢賤則愛材必矣爲友者不可以不敬

義知敬義則毋敢媚毋敢始則愛材必矣是故三代已上有聖君焉天

下之材訢訢如也三代已降無聖君焉有賢君焉則天下之材不枯無

賢君焉有賢相焉則天下之材不枯無賢相焉有賢師友焉則天下之

材不枯有賢師友焉又有賢君相焉則天下之材大不枯無賢君相焉

又無賢師友焉則天下之材乃大枯矣孟子曰苟得其養無物不長苟

失其養無物不消而況於材乎是故材者國之寶也愛者忠之寶也能

克己者愛材之大本也能得人者愛材之偉倣也凡愛材而不能克己

者走聲氣而捷得之樹門戶而私自衛之也走聲氣而捷得之謂之巧

樹門戶而私自衛之謂之小借有力以收羣口之譽謂之窵好教告人

而漫不知其所提撕箴微謂之僞官爵氣溢足以籠絡浮華淺佻之士

而亡能用道德之腴潤澤豐美之謂之槁名爲好善忘勞實則陰取柔
聲輒能以便其驕而甚不喜勝己者異己者以滋其不然謂之擣是故
公孫宏雖延賢人而惡汲黯之憲曹操雖號知人而忌孔融之名嚴武
雖交杜甫而召杯酒之釁王安石雖敬程顥而致提刑之貶詩曰習習
谷風以陰以雨龜勉同心不宜有怒於乎旣怒矣則惡得謂之同心乎
哉旣不與賢能正重同其心矣則惡得謂之愛材乎哉凡愛材而不能
得人者以未嘗學問之躬而領袖之以其私識鄙見所許與之人而柄
藉之也未嘗學問之躬而領袖之謂之望輕其私識鄙見所許與之人
而柄藉之謂之勢橫心好之口出之而聞者已竊哂其非天下之第一
流謂之辱名豈唯非天下之第一流而巧言令色孔壬時或出乎其內
謂之肆情天下人物咸在操縱翕闔之中而俾些窳媮生者捷足而登
先路僥倖非常者走徼末櫻衰老而不得一當其可謂之不平社稷血

承爲後友朋膠漆爲先於是制治保邦之獻擬亂反正之畧不以屬之
仁賢乃獨屬之天下所不慕說而已所阿偏之人謂之自傾是故王嘉
勳念孔光不知其誦寇準素養丁謂不知其佞趙鼎深信秦檜不知其
奸陳循屢薦徐有貞不知其險書曰爾無昵於檢人充耳目之官弛上
以非先王之典於乎苟弛上以非先王之典矣則惡得謂之不爲檢人
乎哉苟昵於檢人矣則惡得謂之愛材乎哉且夫于夫入林而求名木
不可得也有工師焉知名木之所以生巨室之所以成然後奏其伎而
天下稱良焉百夫守病而進參苓不能做也有醫師焉知病之所以結
所以瘳然後奏其術而天下稱神焉夫君子天下之所稱工師醫師也
是故愛羣材如指臂愛奇材如耳目愛大材如心膂愛至材如性命君
子材矣而杖羣材以奔奏之杖奇材以夸邁之杖大材以幹當之杖至
材以神明之君子不自材其材而材天下之材此謂愛材而能克己君

子愛材矣而母以瑣屑充羣材母以欺誕充奇材母以狂劇充大材母以優柔充至材君子材天下之材以通天下之志以成天下之務此謂愛材而能得人且夫行天一也而神龍行天與毒龍行天或馴或暴或利或蓄則有間矣愛材一也而君子愛材與小人愛材與不小人而又不足於君子者之愛材或真或賡或始或卒則有間矣是故小人愛材與不愛等不小人而又不足於君子者之愛材與不君子等今有學相馬之術於伯樂者嘈嘈焉而辨鄂鄂焉而不能平也既而其馬一日千里焉是爲善學伯樂者矣既而其馬一日不能百里而僵焉卽能千里者食之不實其腹用之不盡其材焉是爲不善學伯樂者矣是故太上以天愛材其次以人愛材其下以愚愛材最下以僞愛材以天愛者成其道以人愛者成其名以愚愛者成其悞以僞愛者成其傾是故成道或名愛材之師也成悞成傾愛材之蠹也詩曰方茂爾惡相爾矛矣既

夷既博如相前矣是謂愛材之盡書曰惟賢讓能處官乃利眾能其官
惟爾之能是謂愛材之師去靈從師材乃不疵智而有禮交乃不鄙仁
而能義忠乃不至毋鄙於交植其規綱毋至於患祚其君王道乃昌國
乃久長

原憎

浮邱子曰貴必因於堅白賤必因於瀆讎愛必施於君子憎必施於小
人既憎小人又憎君子好苛比者也無偉識者也寡和平之度者也顛
倒而莫能自立者也既憎小人又媚小人不律己者也無真肯力者也
多隱忍曖昧之私者也狡詐而卒以自辱者也昔張說爲承旨朝士多
趨之王質沈瀛相與言曰吾儕當以諂說爲戒無何質潛往說瀛先在
焉田令孜爲中尉名朝貴飲酒張潞恥於眾中拜之乃先謁令孜於隱
處謝酒焉且夫以諂說爲戒以眾中拜令孜爲恥此非醉夢之僻而有

夜氣之存也邪然而質瀛卒不能不諱說潘卒不能不飲令孜之酒是謂既憎小人又媚小人昔袁盎爲趙談所害沮其參乘乃其見上禮周勃甚恭則曰丞相非社稷臣卒有廷尉之禍焉徐有貞因裁制石亨輩是以見放乃其倡復辟之舉則曰不殺于謙此舉爲無名焉且夫以謙爲不可參求以于謙爲不可不裁制此雖聖智而尸于奪豈能加於其意也邪然而勃非談比何以擠於盎之一言謙非亨比何以死於有貞之手是謂既憎小人又憎君子詩曰哀今之人胡爲虺蜴吾惡知夫今之樹門竇以納奔走賣氣炎以生恐惴收徒黨以廣稱譽是何爲者邪吾惡知夫今之標忠孝以欺朋儕飾澹泊以嗤仕進違寤寐以作硬語是何爲者邪吾惡知夫今之覓階梯而賤行檢工鬼蜮而反常料匿肺肝而逃眾覺是何爲者邪譬彼善姪而有私奔之女對丈夫以貞介自誓對狂且則不勝其連卷便環焉於乎憎小人而自名之豈非對丈夫

以貞介自誓之謂邪媚小人而自利之豈非對狂且不勝其連卷便態
之謂邪是何爲者邪吾惡知夫今之席儒名而談功利變祖制而構事
會劉士氣而生瑕垢是何爲者邪吾惡知夫今之舉大體而騰非毀見
古心而笑迂闊障獨是而敢誰何是何爲者邪吾惡知夫今之眩是非
以枕義例歷旦夕以更品題證首尾以成矛盾是何爲者邪譬彼猛火
起於長林深谷之間蕩除荒穢斯可矣而香草名木珍禽奇獸鈎愛其
焦爛焉於予憎小人而訶止之豈非蕩除荒穢之謂邪憎君子而攻抵
之豈非香草名木珍禽奇獸鈎愛其焦爛之謂邪是何爲者邪詩曰我
思古人俾無說兮是故古之聖賢善用憎者析其類俾勿恩守其閑俾
勿遷舜大聖也流共工而命伯禹武大聖也僇蚩兼而釋箕子是謂既
憎小人勿憎君子是謂勿恩閔子大賢也不爲季氏宰孟子大賢也不
與右師言是謂既憎小人勿媚小人是謂勿遷勿恩之謂智勿遷之謂

斷智且斷是故小人無佻心君子無失筭無失筭是故君子交通驩
若弟兄無佻心是故小人畏之若雷電且夫理固有不可握也而論固
有不可解也我以為君子交通驩若弟兄小人畏之若雷電邪庸詎
知乎小人憎君子則護持君子者何其少君子憎小人則力能為小人
左右者何其多邪詩曰彼有旨酒又有嘉穀洽比其鄰婚姻孔云是故
力能為小人左右者不曰君子教迪小人則曰君子非毀小人不曰君
子屏別小人則曰君子傾擠小人是故石顯以蕭望之為譖想元載以
顏真卿為誹謗呂夷簡以范仲淹為離間嚴嵩以王宗茂為誣詆此皆
道亡為有吹幻成真搦直絃而作曲鈞汚素衣而變黃塵而今之力能
為小人左右者何取義焉此必與小人有親故者也有請寄者也有賂
者也乃至竝無親故竝無請寄竝無賂而浮於聽睹劣於識察則謂小
人誠受非毀也傾擠也而信之矣此必與君子有仇讐者也有意見者

也乃至並無仇讐必無意見而管其激印駭其健決則謂君子誠施非
設也頌矯也而信之矣此必其人毋以賢達爲節者也毋以大君之命
爲重者也毋以人物爲意者也乃至雖以賢達爲節雖以大君之命爲
重雖以人物爲意而手操高下之枋目眩然疑之辨則謂君子好爲已
甚因而挫君子之鋒長小人之駸也而顛倒摧錯之矣詩曰兄弟不知
嗟其笑矣靜言思之躬自悼矣是故人心之死久矣其孰醫之而事詳
之雖然人心死而君子之心不死也是何也其道足以樹乎其躬其德
足以實乎其心其氣足以昌乎其言其志足以壹乎其行是故浮雲自
銷也明月自燭也積莠自勦也嘉禾自新也明月有時而受浮雲之累
累去而明月自存嘉禾有時而受積莠之累累去而嘉禾自存君子有
時而受力能爲小人左右者之累累去而君子自存夫累而能存存而
能承君子之所以大於萬物也是故大於萬物謂之君子小於萬物謂

之小人夫小於萬物是不得不在大於萬物者操縱欲開之內矣詩曰
君子有微猷小人與屬是故君子而嘗小人扶清議塞私譽也曾是以
爲非毀邪君子而繼小人扶直道塞曲庇也曾是以爲傾擠邪屈原嫉
讒語汲黯輕刀筆陸贄斥衆欲蘇軾攻新法此非毀邪清議邪周公誅
管叔孔子侈少正諸葛亮廢廖立朱熹劾唐仲友此傾擠邪直道邪春
秋傳曰見無禮於其君者誅之如鷹鷂之逐鳥雀也今不辨其孰爲鷹
鷂孰爲鳥雀而擊君子以不適於中殺小人以無所不至無乃不可乎
且以清議爲不適於中以私譽爲適於中以直道爲不適於中以曲庇
爲適於中則無乃天下之大繆不然者予清議元氣也直道初心也清
議如鐸直道如鼎元氣如天初心如日而惜子其雜襲晦塞匪一朝一
夕之故矣自冠履倒而紀綱壞自竊亂壞而世風庫自世風庫而直道
廢自直道廢而是非移自以利權而性情汨自性情汨而人村賤自人

利賤而清議降自清議降而好惡反嘗彼洪水滔天而實敗舟其中良
豈有不顛覆之理乎雖然洪水可駭而天下之涉江湖者未嘗絕敗舟
可惜而天下之操舟楫者未嘗窮天堯其變人莫不詢其常也大廷之
是非可移而通國之是非不可移一代之好惡可反而千歲之好惡不
可反我憤其末人莫不歸其根也無人而無爵位也則無人而無初心
也無人而無初心也則無人而無直道也無代而無功德也則無代而
無元氣也無代而無元氣也則無代而無清議也曾子曰十目所視十
手所指其嚴乎今以大廷而欺通國通國之目視手指至矣以一代之
欺千歲千歲之目視手指至矣此豈僅如十手十目之比乎然而且蠶
蠶焉以通國為不足畏以千歲為不足憂以親戚怨讟道塗非議為責
我太苛以史乘譏刺野老流傳為與我無損是猶車覆於坂而曰匪馬
之罪衣敝於笥而曰匪蟲之罪是何為者邪

四辨

浮邱子曰太上君子而德術也其次君子而材術也又其次君子而末術也又其次君子而曲術也或曰敢問如之何其爲君子而德術也曰僕不勉不足以知之雖然嘗試朝考焉夕論焉兼權而熟察焉其爲君子而德術也者攀彼萑蘭有郁其香君子之性君子之藏酌彼醴泉有澄其潔君子之操君子之別念厥爨居抱道以生天民大人連蹠與并在其度褻浩然有成第斯韜伏達斯緯經皇置輔拂咨汝乃可其股其肱以左右我乃糾厥謬乃繩厥愆乃啟乃沃乃植厥根播爲德音條爲紀綱自上下下有典有常春無淫風夏無怒雷天人合德猗與盛哉入箱巨囊出無泄言紀善於君過由己焉訐訐惟道濟濟惟人招求俊艾鸞鷖鷺振一藝一名尙或取斯矧乃賢詰帝王所師帝王之師坤乾之光母使大木載凌厥霜毋石糝王母虎從羊毋里之觀先彼姬姜寶馬

祭之浮則鎮之百爾君子乃克敬之物則成之己則養之告于皇天亦
克饗之社稷之利子孫之休既奠厥功職思其憂雖有弗居當可乃止
願乞骸骨老則虞只青山高高白水洋洋爾有樵漁來止來慶白水洋
洋青山高高有始有卒上下之交嚮此其爲君子而德術者與僕不勦
誠不足以語此聊試爲子陳其槩而括其說云爾或曰敢問如之何其
爲君子而材術也曰僕不勦不足以知之雖然嘗試朝考焉夕論焉兼
權而孰察焉其爲君子而材術也者山有虎豹海有龍螭孝雲吼風厥
聲以馳蓋彼樓閣弗如詠章千霄蔽日厥大難量展也君子萬夫之雄
放言高視四座生風瞻彼嶺嶺縱橫婀娜村夜膳肝實忠實果指麾萬
有不見端倪中藏精炯外塞侵欺雖有艱鉅挺厥身先不敢告瘁則罔
所愆雖有危疑乃心則許人不我利神則我與雖有榛梗乃亦偶然去
壑從通鏡以青天雖有譁詠豈其中人蟻翁自妍妣佳自塵日星如爛

江河橫流爾材爾智誰其爾優爾之經營弗遺細故備領堆仍據其謬
誤爾之抽騁乃及文章餘事所苞金玉其相國倚爾長聖示爾箴儆其
猛擊予以靜深毋闕爾勝或遇其敵毋博爾譽或溢其則毋信爾前或
償其後毋駟爾心或繫其手能剛能柔能陰能陽以施于世俾壽而康
剛兮弗柔陽兮弗陰有直千古弗知其今嘻此其爲君子而材術者與
僕不勦誠不足以語此聊試爲子陳其槩而括其說云爾或曰敢問如
之何其爲君子而未術也曰僕不勦不足以知之雖然嘗試朝考焉夕
論焉兼權而熟察焉其爲君子而未術也者勞勞頓蠟爾能幾何寒蹇
驚駘枉用殊科大之弗職唯細是名瑣瑣視聽拾蠹暇精植行就儒發
言從謹管彼鎖鑰弗敢以逞進謁于庭靡吝靡可攝爾威儀靡有媿媿
退居于室其顏諱怡闕爾喜怒云誰之知鹿折其角龜列其腸不爭事
先於以無殃積愼生蕉用愚執物餘奇爲平塞信以詘其在禮樂天地

之根則刈其說弗可以興其在刑政民物之紀則徇其文弗可以理其在豪傑爲忠爲懷則奪其氣教之以忍其在羣情無勇無拳則剔其苦以風諭焉於時之尙靜而不譁外補罅漏內含疵瑕於乎君子弗導厥源無論百世以支目前譬彼膏盲厥疾孔多扁鵲弗用藥石則那譬彼燕雀有堂有居風斯傾矣曾不是圖嘻此其爲君子而未術者與僕不勦誠不足以語此聊試爲子陳其樂而括其說云爾或曰敢問如之何其爲君子而曲術也曰僕不勦不足以知之雖然嘗試明考焉文論焉兼權而稟察焉其爲君子而曲術也者彼松之蘿不能上天彼牆之高東西以翮有附斯起有使斯旋有比斯黨有諛斯賢摠厥生平未嘗學問爾其智慧屢工彌延惡流無源厥浸孔多智慧無根枝離奈何尅核是非剽竊忠信漁利蘇功以爲職分乃鋪乃張乃揚乃厲乃吶厥聲布滿人世乃消乃沮乃閉乃藏乃賊厥心不可比方入告于后其色悲憐

九州疾苦是突是宜出則駟若舞其坐僚貴賤德象莫敢諱方其隆
隆造作福禍善則羣飛怒則連坐毒深怨沸濟以柔從蚍蜉蟻子其援
不窮既暴示之又諱藏之既燕私之又游敖之於乎君子未之有極將
墜更翔厥馳弗息其盍懲艾以就典型進之澠濯用醒厥明有言弗信
視若贅瘡資其私智以邀以遊有行弗履墮彼泥潦雖衣美錦不能完
好嗜此其爲君子而曲術者與僕不勉誠不足以語此聊試爲子陳其
槩而括其說云爾或曰四者之辨豁然明白矣若乃操縱四者之術而
用之則如之何曰僕不勉不足以知之雖然嘗試朝考焉夕論焉兼權
而熟察焉其爲操縱四者之術而用之也者盍進德術之君子詔之曰
以爾淳學革倚化邪羣志於爾乎是嘉以爾元氣蘇彼屯蒙廢物於爾
乎是豐時則維爾之淑爾乃爲民祿次進才術之君子詔之曰施爾智
勇救時之窮爾其無若今之愴哉爾血氣相道之可爾其無若今之巨

時則維爾之重爾乃愼厥勳次進末術之君子詔之曰經經乎奚以爲
僕僕乎其將焉歸其惟樹爾器宏爾識爾弗宏弗樹則疇其醫爾之惑
次進曲術之君子詔之曰踰踰乎奚以爲賢賢乎不知古之是而今之
非其惟前爾習復爾性爾弗前弗復則罪爾以不祗敬諄此其爲操縱
四者之術而用之也與僕不勉誠不足以語此聊試爲子陳其槩而括
其說云爾或曰旨哉言乎其在易曰天與火同人君子以類族辨物其
在書曰知人則哲能官人微吾子言其不自於四者之術邪否邪其在
詩曰其維哲人告之話言順德之行其維愚人覆謂我僭民各有心吾
子雖言也其能警動於羣物之聽邪否邪孰稱邪孰鏡邪孰悔其倒顛
而反之正邪孰虛中而行大贊一言爲定邪

相經

許耶子曰相可徵乎曰惡可徵可毋徵乎曰惡可毋徵於今之徵乎於

古之徵乎曰於古之徵於剽祭捷得徵之爲古乎於熟覽深思徵之爲古乎曰於熟覽深思徵之爲古則審聖者醇者以徵相之獨則審頑者醜者以徵相之下則審貴者柄者以徵相之隆則審賤者錮者以徵相之空則審依以徵相之特則審用以徵相之稱則審薦以徵相之宜則審教以徵相之革則審學以徵相之成則審慎以徵相之休則審運以徵相之轉則審習以徵相之流則審非以徵相之差則審肆以徵相之循則審生以徵相之惡則審殺以徵相之棄則審蔽以徵相之偏則審過以徵相之誣則審跡以徵相之似則審衷以徵相之徵則審聲以徵相之戒則審言以徵相之發則審容以徵相之著則審動以徵相之備則審天時以徵相之通則審地宜以徵相之出此二十六徵者得則姑布予卿失其需唐舉失其斷呂公失其察許負管輅失其辨不甯惟是凡攬拾嗜人菽士之唾餘用以操人材之賢否進止凡操人材之賢否

進止用以顛倒推錯天下之人材者咸奪其迷而啟其悟則窮擲而極言之其可焉其爲人也清而廣大而常智而厚勇而慎恭而止簡而和質而充文而靜廉而平信而通直而剛正而化聖而安神而明則所謂審聖者厚者以徵相之獨必於是焉其爲人也使之察則無巧慧使之舉則無拳勇使之辨則無理道使之謀則無伎能目不閉而已盲耳不塞而已聾體不拘而已聳氣不病而已歟則所謂審頑者觀者以徵相之下必於是焉其爲人也膚革充盈而氣載之須髻長大而名稱之衣裳翕赫而儀舉之佩玉鏗鏘而步徐之入對於君收收如也睦睦如也出接於衆綴綴如也局局如也則所謂審貴者柄者以徵相之陸必於是焉其爲人也貪而好逞復而好營淺而好訕佞而好怪不稟訓言不畏憲典不拒私請不塞鄙計幸而蔽也厥罪以盈不幸而暴露也爾乃禦螭彪以危其生則所謂審賤者錮者以徵相之它必於是焉其爲

人也理大物博不窮於對骨重神寒不衰於久學足以辨惑道足以格
非義足以進賢度足以止奸居左右能爲君之重可師而不可友可友
而不可臣可臣而不可僕居心膺履能爲君之佐可但易純常而不
可使眩可痛哭而不可使佚可死而不可使爲其所不爲也則所謂審
依以徵相之特必於是焉其爲人也老成惇固可使鎮紛聽敏濟給可
使治煩中正比宜可使服物方皇周挾可使帥羣修身絜行可使屬廉
壹志白心可使納忠奇謀勝算可使禦變純終傾聞可使守常優優簡
簡可使居內恢恢廣廣可使馭外踴踴涼涼可使執法魚魚雅雅可使
導文審審諄諄可使觸邪慤慤懇懇可使愛民則所謂審用以徵相之
稱必於是焉其爲人也言毋違衷行毋整節事富毋覲其所與事貴毋
貢其所懽與之接而知其賢也與之久而知其定也納之君而知其可
也施之衆而知其說也是故敬言薦之而匪其夸密書薦之而匪其私

破格薦之而匪其亟出位薦之而匪其敢薦者毋不詳受者毋不果不
苟於人是以不道於天也不懈於末是以不溢於巨也見善思遷是以
能持風氣之揔也見過思懲是以能啟民物之害也與世長慮卻願是
以能不謝摺荷於艱難百折之秋也與我正論直指是以能不辜風義
於鉏鋤萬變之極也則所謂審薦以徵相之宜必於是焉其爲入也可
清河濁可愚可俊導之典則然后文閑之禮義然后中樹之威令然后
謹予之職事然后勸劇之師友然后變棘之君相然肩輿其或已墜下
流而藥石之則不肖可以挽而至於中材不則受誤當年而自新之則
轉贖可以進而預於吾道則所謂審教以徵相之華必於是焉其爲人
也少而誦六莪之文焉壯而行其義焉老而中其節焉得詩之意故斐
聲得書之意故條達得易之意故靜深得禮之意故和平得春秋之意
故祗肅涵濡乎寸心而周流乎四體焉屢伏乎古今之腴而蟠際乎天

地之大焉馴致其效而不自知其然嘿識其意而不能標其所以然則所謂審學以徵相之成必於是焉其爲人也知進知退知存知亡知得知喪寵而能降高而能平亟而能制騁而能操功而能忘名而能愚辨而能訥義而能和聚而能散益而能損勝而能怯喜而能懼重而能受信而能處愛而能明專而能容毋我小於物喪厥有常毋戰羣情之不然而嬉天以狂則所謂審慎以徵相之休必於是焉其爲人也生中古不上古若也生叔季不中古若也其心性氣質不古若也乃其結病亦不古若也古之心性病也天今之心性病也人古之氣質病也執今之氣質病也妄病天者善可補病人者愚自封病執者有所止病妄者殊不祥則所謂審運以徵相之轉必於是焉其爲人也入芝蘭之室其香郁郁焉入鮑魚之肆其臭汶汶焉駕兩螭一龍其至於天也驟焉航斷港紀橫其至於海也無日焉楛守則陋廣游則雅朋好則曲黨善則重

由禮則馴廢法則原性敬則強寡樂則損則所謂審習以微相之流也
於是焉其爲人也握蠶曰急么磨曰小僕遊曰短憤昵曰骨蓄縮曰慄
選奕曰怯趨趕曰狹頑鹵曰鈍偏至曰曲周容曰員色愛曰美肉食曰
肥柔橈曰弱突稔曰滑誦諛曰佞詐諛曰奸汎剽曰輕跨越曰捷狡憤
曰譏誇訕曰累殫物窮欲曰侈削民肥己曰貪居尊陵卑曰駑納諛御
首曰巖習僞成真曰湖棄故就新曰淫顛黑倒白曰怪持短論長曰黠
蝮食蠅營曰諧蟻投蠅附曰妖如能搥批曰忌舞文樞法曰刻排取功
譽曰巧妄生羽毛曰黨旁辟曲私曰賸服約卑敬曰賤虧損各貨曰濫
鄣塞利病曰欺譎張曰勾披猖曰狂踏駭曰碟媒藥曰亂媚笑曰侮勃
谿曰戾嘖嘖曰子悒悒曰忿吐吐曰紛卒卒曰遮肩肩曰猥悛悛曰鄙
訛訛曰陋媠媠曰庸剛所謂審非以微相之差必於是焉其爲人也好
勝而毋量其力好是而毋度其理好名而毋止其符好交而毋擇其友

好傷人之瑕而毋反其身好發國之竅而毋詳其術純剛純陽其戒孔
長腹心之孽服體之傷前行驕騰後有斧斨正坐侃侃盜刺在旁則所
謂審辨以徼相之苗必於是焉其爲人也產於涼德辱行之家而聚以
非禮無法之族長於荒嫵不根之鄉而遷以飄轉旣末之俗無清氣以
爲之扶養無厚基以爲之憑籍則所謂審生以徼相之惡必於是焉其
爲人也心性逆而貌不隨體段隘而隘不折視聽搖而慮不專智慧繁
而察不恕記問富而辨不竭機事密而議不入氣力橫而攻不勝名義
借而那不破其造作流言如風如泡其馳送難辭如針如縷其反是獨
立如劔如戟其矜才自小如蟻如蝨是聖賢之所不然也雖其突兀也
而素無理矣是帝王之所必誅也雖其遁逃也而卒且中矣則所謂審
殺以徼相之棄必於是焉其爲人也慈愛失之溺寬恕失之縱謙讓失
之勞畏愆失之疑雄烈失之躁多其失之繁曾徧失之穢磊落失之疏

明察失之盡寇核失之甚廉介失之隘木彊失之梗新哂失之深徑露
失之單則詳失之遲邁往失之債則所謂審蔽以微相之偏必於是焉
其爲人也洽其大畧其細行其信致其疑明亡不明而反晦也洽人不
治而反午也眾所不悅而反犯也素所不然而反涉也櫻心之疚而忠
孝之所塞仁聖賢人之所憐也遭時譴訶而親戚君臣上下之所不容
山川鬼神之所忽也則所謂審過以微相之誣必於是焉其爲人也多
私而畏敗則飾之以公忠多端而具露則飾之以厚重多忌而畏訪則
飾之以宏獎多接而畏濫則飾之以挺特多刻而畏慘則飾之以仁慈
多鄙而畏哂則飾之以儒雅多反覆而畏友朋則飾之以信誓多回過
而畏君父則飾之以樸誠多閉藏而畏神元則飾之以明白多罪讐而
畏天地則飾之以善良則所謂審跡以微相之似必於是焉其爲人也
深而不可測也曲而不可盡也不冒榮名而不可狎也試之以言乃知

其理試之以事乃知其力試之以常乃知其養試之以變乃知其智試之以虞乃知其謹試之以憤乃知其和試之以利乃知其廉試之以害乃知其正試之以大乃知其受試之以小乃知其兼試之以古乃知其與試之以今乃知其詳則所謂裨衷以徵相之微必於是焉其爲人也心從仁則其聲順心從慤則其聲逆心從義則其聲正心從欲則其聲淫心從哀則其聲死心從樂則其聲生心從愛則其聲緩心從惡則其聲急心從喜則其聲揚心從怒則其聲寒心藏於密聲曷能密是故壞天下之城府者莫如聲心利於借聲曷能借是故斷天下之膠葛者莫如聲有是心必有是聲是故揣摩擬議不能移易者莫如聲有是聲必有是心是故材智辯說不能解脫者莫如聲則所謂審聲以徵相之蔽必於是焉其爲人也沉潛者其言簡醜醜者其言厚檢括者其言詳惻怛者其言善儉壹者其言絮謙約者其言和悃愾者其言樸碎練者其

言妄砥礪者其言堅骨鯁者其言直線數者其言中側儻者其言偉光
白者其言亮聰察者其言析主持進止者其言準掉弄是非者其言閉
畏法尊繩者其言恭離跋扈者其言放倚智隱情者其言晦與人不
疑者其言達懷誠秉忠者其言實用上行私者其言僞趨事赴功者其
言警詖日歡歲者其言緩拘控者其言僭駁淺者其言僅煩黷者其言
促倥傯者其言迫難難者其言澀伶俚者其言子述邇者其言悲忼慨
者其言激沸騰者其言溢拮據者其言苛跋扈者其言狂陰賊者其言
甚訾謗者其言悍諄謾者其言醜歆羨者其言豔街鬻者其言盡滔蕩
者其言散滯淫者其言低愛嗜者其言冗咕囁者其言熾刺探者其言
詭滑稽者其言剽心有所愚而自智之者其言強事有所難而反易之
者其言畧非其德而掠其美者其言甘無其事而造其誣者其言遁則
所謂審言以徵相之發必於是焉其爲人也朝廷之容敬則君子情則

否祭祀之容 誠則君子飾則否軍旅之容 肅則君子規則否喪紀之容
慤則君子易則否羣居之容 治則君子亂則否獨居之容 操則君子縱
則否乍見之容 靜則君子擾則否習見之容 壹則君子變則否是故容
根於心心根於理理根於則則根於天知其根則所養不可以毋豫矣
容現於身身現於事事現於幾幾現於世知其現則所發不可以毋慎
矣所養豫則容足以從其心所養毋豫則心足以舛其天是故容者聖
狂之符也所發慎則容足以昌其身所發毋慎則身足以蹈其世是故
容者禍福之樞也則所謂審容以徵相之著必於是焉其爲人也立毋
跛坐毋踞視毋暋聽毋聾趾毋高齒毋露說毋疾事毋驟毋登高毋臨
深毋窺密毋測隱毋浪跡毋沈心毋愚佻毋惰游毋嬉趨毋贅行毋佞
俠毋鬪捷毋席勝毋踞肆聚毋尸行毋傍食毋踰飲毋荒冠毋側衰毋
顛帶毋鼓履 毋踐循是則正遠是則邪循是則吉遠是則凶則所謂審

動以徵相之節必於是焉其爲人也博愛容衆得春氣也否則春之所不能潤也立屨反功得秋氣也否則秋之所不能振也長養榮生得夏氣也否則夏之所不能廣也哀死恤喪得冬氣也否則冬之所不能激也春不能潤則其人不可以定命秋不能振則其人不可以倚杖夏不能廣則其人不可以圖大冬不能激則其人不可以計謀則所謂審天時以徵相之通必於是焉其爲人也生燕趙則優於義劣於禮生吳越則優於智劣於信生齊魯則優於禮劣於智生秦蜀則優於義優於信劣於仁生楚粵則優於智優於義劣於禮是故東縛於風土則君子以其風土卜其人材變化於人材則君子又以其人材樂其風土則所謂審地宜以徵相之出必於是焉故曰此二十六徵者得則姑布子卿失其雋唐舉失其斷呂公失其解許負管輅失其辨故曰於古之徵非今之徵於熟覽深思徵之爲古非剽察捷得徵之爲古也孔子曰觀其所

以觀其所由祭其所安孔子之所謂以由安我之所謂二十六徵也表
之所謂二十六徵今之親戚君臣上下所不謂盡然也爾乃謂帝嘗駢
齒堯眉八彩舜目重瞳禹耳三漏湯臂再肘文王四乳以爲古今創見
也爾弗乃謂舜何人也而項羽與同其目孔子何人也而陽虎與同其
貌乎爾乃謂蒼頡四目爲黃帝史重耳駢脅爲諸侯霸蘇秦骨鼻爲六
國相張儀佻脇亦相秦魏以爲人物挺出也爾乃弗謂伊尹面無須糜
而爲阿衡商是以補其惡德周公身如斷首而攝天子周是以受天永
命乎爾乃謂顏淵山庭日角曾參珠衡犀角以爲聖人之徒也爾乃弗
謂三千七十之中子羔子羽以貌寢聞乎爾乃謂商臣蜂目豺聲叔魚
虎目豕腹以爲不祥之物也爾乃弗謂盜跖恣睢暴戾橫行天下竟以
壽終乎爾乃謂鄒忌弗如城北徐公之美以爲汗顏而自黜也爾乃弗
謂醜蔑不覺見重於鄰封之使而王衍爲甯馨兒誤天下蒼生者必此

人乎請淵美風儀善容止而觀其行而裴皮貌繼中人以其身繫天下安危者二十年乎爾乃謂諸葛亮身長八尺自比管樂以爲凡捭軀幹者可恃也爾乃弗謂葉公子高微小短瘠定楚國如反手而王莽則巨無勳亡拯於敗乎晏子長不滿六尺名顯諸侯而田千秋長八尺餘旬奴聞其爲相而笑之乎爾乃謂王猛捫頰而談當世之務以爲凡擅智辯氣力者可倚杖也爾乃弗謂趙文子喞喞如不出口以奪其國而侵孟效孫叔敖抵掌談論彌似而大亂真乎諸葛恪大口高聲適取覆亡而韓琦聲雖爲宋之社稷臣不媿乎爾乃謂李勣喜遺狀貌豐厚者以爲不薄命足以成功名也爾乃弗謂韋啟體羸不能跨馬果著戰伐功而安祿山垂肚過剗甘爲舛臣乎祝欽明體肥而舞五經掃地而司馬光枯瘠自如天下以爲眞宰相乎爾乃謂天下之人之賢否進止在肢體顏狀天下之人之肢體顏狀在剽察捷得以爲照之若日月見之若

善也爾乃弗謂拔一材則天下以爲斗筭兼一職則天下以爲穿窬
竄一策則天下以爲醜毒樹一議則天下以爲俳笑用人太急責倭太
速則天下以爲無養辨材太苛進秩太易則天下以爲不祥無根而榮
無翼而飛則天下以爲大駭滅火求變倒裳求傾則天下以爲至愚公
道弗章清議弗平官常弗敕國柄弗振禮樂弗舉兵刑弗勝朝野弗壹
中外弗弁大猷弗爛苦節弗貞人倫弗秩庶物弗存天命弗愆宗祏弗
馮山河弗謐鬼神弗靈是非剝察提得之咎而誰咎乎是非肢體頽狀
之誤而誰誤乎且夫詹何不能欺以鈞蒲且不能欺以弋歐治不能欺
以劍魯般不能欺以材無以則請諷吾二十六徵是爲相經

左評

浮邱子曰天下治亂曷防乎曰治亂生於賢否賢否生於舉錯舉錯生
於愛惡愛惡生於是非於是求治猶射之有鵠也車之有輓軌也鈞之

有輪而耕之有耒也於非求治猶捨鶴而射雖養由無所名其善中矣
捨輓軌而車雖造父無所名其善御矣捨輪而釣雖詹何無所名其益
車之魚矣捨耒耜而耕雖后稷無所名其樹藝矣春秋傳曰筮短龜長
不如從長如之何其眩所從也是故是其所所以爲治治乃開非其所以
爲亂亂乃閉爾乃非其所以爲治則求治而治毋開是其所所以爲亂則
厭亂而亂毋閉詩曰無縱詭隨以謹罔極式遏寇虐無俾作慝敬慎威
儀以迄有德書曰繼自今立政其勿以儉人其惟吉士用勸相我國家
言是非明白治乃開亂乃閉也詩曰淪淪訛訛亦孔之哀謀之其臧則
具是違謀之不臧則具是依我視謀猶伊於胡底書曰播棄黎老呢比
罪人淫酗肆虐臣下化之言是非紕繆治毋開亂毋閉也是故非其爲
治是其爲亂則君子之所濫思而大愾也所謂非其爲治者夫讀書談
道所以致用也而稱必典冊舉必儒行挽叔季而敦古慮破癆笑而含

至樂者謂之腐道德齊禮所以成化也而舉大體結慈念不肯苛細於
條教而功之於其所不必功慘礫於刑誅而罪之於其所不必罪者謂
之儒重義輕利所以正國也而秉道要薄心計不肯錙銖金穀篋帛以
自損其氣象之重者謂之粗創利駭害所以爲民也而涕泣請命激於
顏色熱於肺腑而日夜無能休息於手足兼人所難而毋憚其勞赴人
所先而毋嫌其捷者謂之擬中正所以比義也而遇事詳其首尾與物
剖其異同用情忖其然疑守理覈其出入者謂之瑣儉壹所以明志也
而衣冠不豔以創輿馬不碩以齊賓從不炫以繁奴僕不驕以敢者謂
之陋高明所以迄陽也而磊磊落落無所芥蒂於曾而意念皆令人膽
無所關樞於口而事皆可對人陳說者謂之疏敏快所以及時也而共
發一難而先得其解共肩一鉅而必攷其成共振一衰而不蹈其故者
謂之獵贖給所以勝事也而目覩耳聽手答口酬不相參涉細大具舉

者謂之剽剛毅所以衝道也而挺挺大節不與諸俗低巧曲折而氣足以樹其骨骨足以勝其肉者謂之乖東奔走廢伺候所以固節也而王侯不能下之以其勢公卿不能狎之以其情燕朋燕辟不能堪之以其態者謂之傲伸擊斷憚奸貪所以肅物也而惡無禮於其君則攘臂稱首而逐之於勢不量彼己於事不規利害禍福者謂之謀樹義抗愷所以擺脫恩讐也而犯天下之所深避忌以折其天理人情之不然發天下之所太龔味以明其國勢民風之必然者謂之狂用情排悞所以肅酌物戾也而言行無欺於人而反爲其所計誘愛敬無解於人而反爲其所擠墜者謂之鈍抱道坎珂所以摩鍊身世也而有高於豪傑之心不能毋側於妾庸鉅子之末而低回黷淡以俟其時之可爲抑且弱節堅處以厚蓄其力之可爲者謂之餒吐辭滂溥所以發揮古今也而其指不繆於聖人其味不能入於尋常耳目之好而展其寢食談議之助

者謂之怪有教無類所以廣張仁義道德之教也而聚英材以爲樂植
固志以爲好標公道以爲信紹微言以爲精者謂之黨取人以身所以
攷校淺深離合之際也而掖其就吾幅懲其踰吾垣無絲毫假貸者謂
之隘采善鉅醜所以別白品類也而用輿論之公持朝廷先人之見吐
旁觀之慧奪君王自智之心者謂之歧信賞必罰所以底厲策力也而
事非爲己破格廷爭發其私曲以去其賞罰之不然而搜括藝異以就
其賞罰之然者謂之僭綜覈名實不事粉飾所以積功也而惇慤純固
重內輕外者謂之拙訶察陰陽能談裁異所以補過也而不務佞諛直
指其然而震動太息之根極其所由以然而擗剔懲艾之者謂之懸繩
愆糾繆所以匡君之不逮也而排闥圖而貢其忱中膏肓而藥其敗獻
箴銘而時其戒者謂之諉正本清源所以見世之可爲也而穰稅俗吏
之治無足以賞五百年各世之期而天民大人時往來於精神得其當

則行之裕如不得其當則言之躍如者謂之誕孝節所以風諭羣頑也
而有隱德於倫物之大蒙垢訾於豪毛之和者謂之嚙直諫所以葆全
交好也而得其友則雖吾疏也必拔之雲霓之上失其友則雖吾戚也
必抑之塵埃之中者謂之苟天日所以照其懷抱也而寸心只結天日
不更知有人世陰霾曲折之狀與夫一切葛藤畦畛之雜可以顛倒推
錯人者謂之子經制所以及於久遠也而力能區畫久遠不能僥倖於
目前苟且枝離之爲者謂之緩限華夷鉏奸惡所以布昭聖武也而以
生爲殺以勞爲佚者謂之猛覘否泰發悲閔所以維持國是也而其患
在數十年之後其言發於衆人不言之時而逆料之而致其決議圖之
而唯恐其不及者謂之僑是故下有能治之人而苦於不振上有求治
之意而蔽於所謂治所以毋開也於平風皇神鳥也麒麟仁獸也龜龍
鱗介之長也楨枏衆材之特也鳳皇不棲其巢則欽鴉來欽鴉來則鳴

聲惡麒麟不辭其郊則豺狼至豺狼至則吞噬橫亂不崩其川則螻
蛇入螻蛇入則毒腥多梗枅不充其選則枵穀收枵穀收則傾橈必是
故非其所以爲治勢必不能毋是其所以爲亂所謂是其爲亂者夫堯
經農古所以致誦也而目不知書能用私智鄙計竊其一二旁辟遠僻
之談上塞大君清問而下與薦紳先生送難設覆者謂之通榮名任能
所以不祥也而以察及細微爲智以殺戮無辜爲勇自於制治之原而
急於投主之好者謂之健貴貨賤德所以爲鄙也而斤斤有無多寡之
數地與天爭利人與物爭利朝與市爭利官與民爭利者謂之奇掠美
匿瑕所以成誤也而出施於衆而大整之入數於廷而自功之躬肆貪
恠而罔厭之口吐忠義而若有之者謂之最偏徇所以離義也而執大
柄以緩其斷設無窮以遁其巧縱私心以成其愛者謂之仁侈雍厥以
濁志也而一器而罄百工之巧一燕而費中人之產者謂之豪隸羸所

以逃誣也而厚爲戚府欲章故諱欲辨故訥者謂之深潛緩所以失機也而玩日愒歲了不關事者謂之靜短促所以罕濟也而有倚於前無見於後有施於左無及於右者謂之壹桑蠶所以養奸也而亟緯繆不平之事不出一言以揀之亟黜忽反側不羣之人不作一色以止之者謂之恭闕門賈類往來所以請寄也而外借腹心以固結其情內含瑕垢以閃爍其術者謂之僞倚權貴收氣勢所以進取也而操點貢媚覲覲非分扳檢出奇蹂躪無前者謂之雄摸校兩可所以工於避就也而苟順物情以延時譽盲塞其所謂天地浩然之氣而游於當代以爲寡過對大廷不敢鼻白其本心之明而備於同官以爲有度者謂之和翻覆百端所以利於傾軋也而惡其勝亡則毀其文章行誼之非聞其得衆則唱爲風謠怨言之詞者謂之直揣摩勝具所以成其跨越也而望不先於有司百執事之班忽焉駕而加於賢人君子之上列於己不知

其不稱於俗不知其可駭者謂之亨緩輯節事所以浮於靈暗也而取材不由於學問訓俗不軌於經常而揣其辭傷其事第足爲案牘之倩而利祿之唱者謂之雅好爲人師漫無鼓鑄所以衰滅人材也而居其席以白爲上帥其徒以羣爲往攬捩稗野以爲教言挾持班秩以爲籠絡者謂之尊攷其生平靡有樹立所以頹靡時望也而千百士流進退高下由己則遂意其所高而進之意其所下而退之則遂號其所進而高之號其所退而下之者謂之允顛黑倒白所以傷賢哲之心也而理有難開則遂蒙之毋吐我真勢有不捄則遂隨之毋觸主忿者謂之順輕喜易怒所以威公卿之度也而所好則挂之齒牙所憎則肆爲叱咤而黜狡徑露不持體段者謂之爽外炫金玉中藏敗絮所以滋生朽蠹也而包羞叢垢不令親戚君臣上下聞見底裏而其計謀足以秘之其名聲又足以遷之其容止又足以柔之者謂之練民詐艱難吏歌太平

所以鄣塞利病也而目擊水潦旱乾之慘以百穀用成煽於躬耳聞直
風怪雨之聲以四序無違令於野者謂之良君可亦可君否亦否所以
逢其惡也而依阿澆忍終其身毋忤於顏而邇於旁毋損於躬而豐於
祿者謂之蔽世昇亦昇世降亦降所以小其成也而負聰明才傑之資
不力於道德不文於禮樂苟以濟其急功近名之具抑且流爲亂修曲
出之尤者謂之賢倫絕不悖所以黷亂風俗也而剽竊美譽以蓋其內
行之羞負恃崇階以塞其攫心之疚者謂之達交游不別所以在撓德
性也而奏薄伎以取重其上游而羣爲之作執駕虛談以恐懼其下寮
而羣爲之用命者謂之廣鬼蜮所以得罪朝廷也而出入變化不可忖
度朝東而暮西詭使而倒行者謂之智胥吏所以欺罔君子也而起刀
筆而側過顯舞文法而善周內聽密囑而匿善良飽私賄而縱奸猾者
謂之能長寇讐喜調停所以折挫威棱也而齏汗以損節姑息以養癰

者謂之慎席寵榮工禁忌所以釀成患害也而文恬武熙筋弛脈斷毋
爲數百年之計毋爲數十年之計而姍姍然借不終日之計以自嬉者
謂之泰是故上有厭亂之意而不拔其根株下有致亂之人而不詳其
至名亂所以毋閉也我聞曰疑今者察之古不知來者視之往則胡不
取昔者爲是爲非之大關鍵而炯戒之且夫昔者有較然之是非而橈
惑焉有魁然之是非而堙抑焉有隱然之是非而枝離焉有駭然之是
非而飄放焉所謂較然之是非而橈惑者衆著之而妄自用者也所謂
魁然之是非而堙抑者壹失之而不可欺者也所謂隱然之是非而枝
離者苟迕席而忘其潰者也所謂駭然之是非而潰放者危宗祏而以
爲戲者也是故諛桀者左師曹觸龍而用天命人心相怵惕者鬪龍逢
也然而桀於龍逢不謂之是於觸龍不謂之非諛紂者雷開而伏於象
魏之門請王洗心易行者比干也然而紂於比干不謂之是於開不謂

之非好頡利而不知大難者榮夷公諫之者芮良夫也然而厲王於夏夫不謂之是於榮公不謂之非棄國成而不自爲政者尹氏刺之者冢父也然而幽王於冢父不謂之是於尹氏不謂之非非人情不可近者豎刁易牙開方而垂死必欲去之者免仲也然而桓公於仲不謂之是於三子不謂之非遇事無鉅細肯力爭之者張九齡而柔佞多狡伺候動靜者李林甫也然而元宗於九齡不謂之是於林甫不謂之非恣爲詭譎處之不疑者裴延齡而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者陸贄也然而德宗於贄不謂之是於延齡不謂之非盜竊威福黜陟由己者嚴嵩而浩氣丹心可倚仗者楊繼盛也然而世宗於繼盛不謂之是於嵩不謂之非其諸較然之是非而撓惑者與其諸衆著之而妄自用者與詩曰涇以情濁湜湜其止戒撓惑也受女業者季桓子而魯不可爲則抱其道以行者孔子也然而定公於孔子不謂之是於桓子不謂之非博聞

強志明於治亂者屈平而專於外者張儀惑於內者鄭袖也然而懷王於平不謂之是於儀袖不謂之非以三代之事教始皇者淳于越而至令燒詩書百家語者李斯也然而始皇於越不謂之是於斯不謂之非志在禮樂村堪王佐者賈誼而害之者絳灌東陽侯馮敬之屬也然而漢文於誼不謂之是於絳灌東陽侯馮敬不謂之非善言天人屏黜功利者董仲舒而曲學阿世者公孫宏也然而漢武於仲舒不謂之是於宏不謂之非指切左右不避忌諱者劉蕡而畏中官昵賊不取蕡策者馮宿賈餗也然而文宗於賈不謂之是於宿餗不謂之非借經術以文奸言務改作以眩羣聽者王安石而斟酌輕重大小之宜培養宗廟社稷之福者司馬光也然而神宗於光不謂之是於安石不謂之非其諸魁然之是非而埋抑者與其諸壺失之而永可數者與書曰德無常師至善爲師戒煙抑也度二十年之外吳其爲沼者伍員而許越行成者

太宰銘也然而夫差於員不謂之是於舒不謂之非料沛公必奪天下
因鴻門之會欲擊殺之者范增而以身翼蔽沛公者項伯也然而項羽
於增不謂之是於伯不謂之非譏刺王氏痛切發於至誠者劉向而阿
傅之者谷永杜欽張禹孔光也然而成哀之際於向不謂之是於永欽
禹光不謂之非惡劉淵非我族類其心必異者孔恂楊琰而薦爲左部
師馴致亂我華夏者王暉也然而晉武於恂琰不謂之是於暉不謂之
非沮武昭儀爲后置笏殿階叩頭流血者褚遂良而謂陛下家事何必
更問外人者李勣也然而高宗於遂良不謂之是於勣不謂之非其諸
隱然之是非而枝離者與其諸苟衽席而忘其潰者與詩曰其誰知之
蓋亦勿思戒枝離也下齊七十餘城皆爲郡縣以屬燕者樂毅而縱反
間者田單代殺將者騎劫也然而惠王於毅不謂之是於單劫不謂之
非同心戮力以葵王室者陳蕃竇武而掉弄兵柄獨亂海內者曹節王

甫也然而使靈於蕃武不謂之是於節甫不謂之非威名甚重足爲萬里長城者檀道濟而無故陷殺之者司徒義康也然而文皇於道濟不謂之是於義康不謂之非結髮從戎未嘗失律深爲鄰敵所憚者斛律光而借謠言傾之者尢珽也然而後主於光不謂之是於珽不謂之非言駭吐實者蘇威而諱賊以喪隨之國都者宇文述裴蘊也然而煬帝於威不謂之是於述蘊不謂之非爾身奏事乞決和議者秦檜而誓心天地報警復國豪傑向風士卒用命者岳飛也然而高宗於飛不謂之是於檜不謂之非狡黠擅權馴致土木之難者王振而一腔熱血以社稷安危爲己任者于謙也然而英宗於謙不謂之是於振不謂之非有膽畧知兵足保遼東者蔣廷弼而廷議右王化貞以至於敗者葉向高張鶴鳴也然而憲宗於廷弼不謂之是於向高鶴鳴不謂之非其諸該然之是非而頽放者與其諸危宗祏而以爲戲者與書曰爲人上者奈

可不敬戒積放也於乎是非猶精氣也治亂猶軀體也昔者銜鏡也精
氣於何證之於軀體證之軀體於何證之於鏡證之而已矣是非於何
證之於治亂證之治亂於何證之於昔者證之而已矣是故昔者橈惑
我其秩之可也昔者堙抑我其宜之可也昔者枝離我其準之可也昔
者積放我其振之可也是故彼者我之藥石也昔者今之津梁也且夫
秩橈惑宜堙抑莫如智準枝離振積放莫如勇智出於學學出於相餉
遺相餉遺出於師友師友出於大宗勇出於氣氣出於自擔荷自擔荷
出於物則物則出於大造是何也大造能生人者也大宗能教人者也
曷言乎其能生人也耳目口鼻是非之所朕兆也曷言乎其能教人也
易詩春秋是非之所根極也有耳則知去壅從通有目則知去闇就明
有口鼻則知去臭易香是非之機躍如也此大造之功也讀易則知吉
凶消長讀詩則知貞姪美刺讀春秋則知刑賞褒譏是非之理截如也

此大宗之功也且夫大造大宗無時而不揔乎是非言其常也有時而不揔乎是非言其變也發生於襍生於奪毋人欲襍之毋物見襍之毋鬼魅之咀嚼變化襍之然後是非之心還大造毋勝心奪之毋異言奪之毋氣運之第靡波流奪之然後是非之理還大宗是非之心還大造然後能以天治人是非之理還大宗然後能以古治今以古治今是謂聖是謂賢以天治人是謂神是謂化然而今且是其所以爲亂則小大媒孽小大媒孽則不度之人逞先不度之人逞先則羣邪競作羣邪競作則政紛歧政紛歧則靡監震蕩無所底是豈不爲君子之所憤怒切齒也邪今且非其所以爲治則上下齟差上下齟差則有志之士衰沮有志之士衰沮則取正嫡廢衆正嫡廢則國空虛國空虛則緩急非常無可恃是豈不爲君子之所咨嗟出涕也邪我聞曰娶不恤其緯而憂宗周之隕爲將及焉夫娶且然矧乃君子乎君子有立常備能之德有

宗原應變之材有燭照數計之慧有雷厲風行之斷是故懦人私人所不能持之是非愚人媮人所不能究之是非威於君子受裁焉是何也懦人私人能使物大於我不能使我大於物者也愚人媮人能使事先於心不能使心先於事者也君子不爾也尊卑弗問纖巨弗問而是非離縱君子慎勿廢此斷斷肥瘠弗問禍福弗問而是非汗襟君子慎勿廢此慮慮此爲能使我大於物矣此爲能持懦人私人所不能持之是非矣日月如故山河如故而是非梗塞君子慎勿廢此畏懼君臣如故民物如故而是非梟亂君子慎勿廢此閉關此爲能使心先於事矣此爲能究愚人媮人所不能究之是非矣詩曰人亦有言顛沛之殤枝葉未有害本實先檢書曰若火之燎于原不可嚮邇其猶可撲滅於乎處枝葉未害之勢則遠識貴處撲滅猶可之時則蚤計貴無遠識無蚤計而與覆轍同歸雖與覆轍同歸而不自謂其不然君子不取也且夫好

爲咎嗟出涕而不仿羊動溶以自適好爲憤怒切齒而不欣芬馨藉以相與者非人之恒情也然而君子且憂且怒鬱律蓬勃而不可解曷故也則其憂也非一名一物之憂也則天下之大憂也則其怒也非一身一家之怒也則天下之公怒也天下之大憂是故君子不得不咨嗟出喻天下之公怒是故君子不得不憤怒切齒其所感觸然也彼秋方殺而霜霰下春始牙而雷霆發其能已乎其毋能已乎

柄言上

浮邱子曰天下元氣惡乎繫厥惟君子以其正論唱天下而從之君子惡乎以其正論唱天下而從之厥惟平昔修之乎身被之乎言而勸之乎其所開示趨嚮於天下之人孔子曰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是故君子有禪見治聞之博有盡性至命之與有剖判商榷之明有發強剛毅之斷其學正然后其理正其理正然后其心正其心正然后其

身正其身正然後其論正是故君子之論貴其正也毋貴其倚多知而無統雜舉而不親君子弗言也類數而失常勦襲而無實君子弗言也內之於理不所外之於氣不直君子弗言也存之於己不安施之於物不得其所君子弗言也據其所疑以爲所信匿其所偏以爲所公執其所非以爲所是飾其所壞以爲所成君子弗言也託於中庸以教學能於忠義以教政不足於風操以教行不學於古人以教文君子弗言也流譽流愬不揣其情故而遂成之曹好曹惡不破其徒黨而傳會之君子弗言也其人大橫狡也因而畏其怒進其諛其人彊智辨也因而畏其難縱其誤君子弗言也聖賢之學而與道塗無知講之豪傑之事而與委瑣握離商之禮義廉恥之行而與巧敏佞兌之人約之君子弗言也說一事不能和上下之情舉一理不能悉終始之故責一人不能備仁義之用君子弗言也與典謨訓誥一出一入君子弗言也與條教號

令一矛一楯君子弗言也。居高而惠其下，處中而恕其外，君子弗言也。面從而退讓其後，心師而口不然，其人君子弗言也。是故君子之論正爲貴。詩曰：「訐諛定命，遠猷辰告。」檄頓威儀，維民之則。正之謂也。雖然，正矣，未必其勝之也。君子毋自其意氣勝之也，自其義理勝之也。是故君子之論貴其勝也，毋賞其下。君子之論出左，右吏胥罔敢以其狙詐常之則。君子勝君子之論出薦紳士族，罔敢以其一知半解難之。則君子勝君子之論出羣公，無以其材能氣聲先之。則君子勝君子之論出王上降尊嚴而禮之，朝聞而夕布施之。則君子勝君子之論出故舊媿亞罔不屏其私智近計，範我驅馳，則君子勝君子之論出遠方小民，罔不逃聽其風聲而薰蒸變化其性情。則君子勝。是故君子之論勝爲貴。其寬裕從容足以勝其明白洞達，足以勝其切循把握，足以勝其中和察斷，足以勝其無欺僞，足以勝其有蓄積，足以勝其能自任，足以勝其不

遺物足以勝詩曰於乎小子未知臧否匪手攜之言示之事匪面命之言提其耳勝之謂也雖然勝之矣未必其定也君子毋自其意必爲定也自其精一爲定也是故君子之論貴其定也毋貴其移君子之論出左右吏胥衝然其以狙詐當之君子撻貶典章以折其不然杜絕苞苴以生其不敢與之莖楚以滋其不樂如是則左右吏胥弗能移之君子之論出薦紳士族挺然其以一知半解難之君子譬稱古今以廣其理周詳理勢以明其用標舉老成以抑其諛怛示誠信以塞其疑如是則薦紳士族弗能移之君子之論出羣公不能無所高下於其際然而君子內有以蓄其理深根甯極以止其符也外有以柔其氣優游浸漬以疎其悟也深根甯極以止其符則罔所撓亂優游浸漬以疎其悟則可與有爲如是則羣公高下弗能移之君子之論出主上不能無所異同於其見然而君子上有以行其直弗唯諾於可否之間也下有以守其

熱弗激揚於清濁之際也弗唯於可否之間則志弗見奪弗激揚於清濁之際則述弗取怨志弗見奪不能毋捨而從我述弗取怨不能毋相與以天如是則主上異同弗能移之君子之論出故舊嬖亞有挾而故違之君子毋縱之以其私毋說之以其便毋露之以其微毋開之以其漸如是則故舊嬖亞弗能移之君子之論出遠方小民無知而大嘩之君子知其賤也與爲可操知其愚也與爲可親知其暫也與爲可恒知其勞也與爲可賞如是則遠方小民弗能移之是故君子之論定爲貴定之於其性故定定之於其學故定定之於其情故定定之於其氣故定定之於其事機錯雜故定定之於其運會遷流故定定之於其獨居孤悄故定定之於其羣行假誦故定不爲左右吏胥持其事端不爲薦紳士族僞其體要不爲羣公高下啟其遷就其爲主上異同惡其平生不爲故舊嬖亞多其曲折不爲遠方小民開其流行詩曰我心匪石

不可轉也喪心匪庸不可卷也定之謂也是故君子之論能正而后能
勝能勝而后能定能定而后能帥能帥而后能化能化而后能成能正
能勝能定此論之始事也能帥能化能成此論之終事也夫其始事也
隨之如江淮河漢而載之如雷霆其終事也隨之如布帛菽粟而因之
如鼎鑪於乎謂萬物者莫廣乎江淮河漢麗萬物者莫疾乎雷霆利萬
物者莫妙乎布帛菽粟歛萬物者莫度乎鼎鑪而君子以其論與之抗
不亦偉乎且夫拱把之木我采其華秋風下霜一夕而殫者其本弱也
孔子曰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彫也是故君子之正論猶松柏也有積
一代不變之正論有積千秋不變之正論有駕議笑困侮辱不變之正
論有冒矢石蹈水火不變之正論積一代不變之正論足以藉乎一代
也積千秋不變之正論足以藉乎千秋也駕議笑困侮辱不變之正論
足以超乎議笑侮辱也冒矢石蹈水火不變之正論足以超乎矢石水

火也縮乎一代也者則賢人之所以講事成章縮乎千秋也者則聖人之所以繼天設教超乎譏笑悔辱也者則老成之所以思深慮遠超乎矢石水火也者則豪傑之所以骨重神寒賢人講事成章則禮樂政刑之匯也聖人繼天設教則仁義中正之脈也老成思深慮遠則國勢民風之端倪也豪傑骨重神寒則天命人心之藥石也君子觀禮樂政刑之匯而不亂親仁義中正之脈而不違揣國勢民風之端倪而不爽發天命人心之藥石而不諱方其畜也將言未言使人懷焉逮其言也將爲未爲使人奮焉逮其爲也將徇未徇使人斷焉逮其徇也將徧未徧使人瑛焉子思曰言而世爲天下則是故君子之正論君子之元氣也君子之元氣天下之元氣也

柄言卅

浮邱子曰所貴乎君子者其行凜凜其言恢恢其行闢闢其言昭昭以

讓陳者治其方寸以恢恢者治其四旁以闡闡者爲其精神以煇煇者爲其氣象爽乎精神謂之實流乎氣象謂之名且夫用其實治天下而實必有載載之其名故君子不能毋用其名治天下用其行治天下而行必有麗麗之其言故君子不能毋用其言治天下用其名治天下乃有名乃有實用其言治天下乃有言乃有行春秋傳曰言不可以已也其是之謂矣今也不然思吾言之而衆聞其淺深也於是詭於不言以神之思吾多言之而衆滋其然疑也於是詭於不多言以蓋之且夫不言而成天之叙也不多言而中聖之指也今也不然不言則有十道不多言則有十居十道維何三術不言辭疵爾乃適於德利於家國是不言公私爾乃適於義利於曲祖制不言顛末爾乃適於法利於替官材不言真似邇乃適於情利於庇禮樂不言污隆爾乃適於學利於墮兵刑不言得喪爾乃適於氣利於忤土行不言貞淫爾乃適於節利於忍

民風不言治亂爾乃遷於數利於安陰陽不言休咎爾乃遷於天利於
欺草木不言燬耗爾乃遷於物利於蒙十居維何多言則愚世爾乃匿
其愚居其智多言則魏世爾乃匿其魏居其雅多言則詐世爾乃匿其
詐居其忠多言則佞世爾乃匿其佞居其仁多言則讓世爾乃匿其讓
居其良多言則憤世爾乃匿其憤居其和多言則枝世爾乃匿其枝居
其根多言則紡世爾乃匿其紡居其與多言則垢世爾乃匿其垢居其
絮多言則襍世爾乃匿其襍居其壹詩曰日居月諸胡迭而後心之憂
矣如匪斿衣今踏道者居者之牀則憂慮其有己乎是故十道則有四
室十居則有四楹四室維何道之亟則有流心而修省室楹之亟則無
長策而舉措室道之亟則納阿偏而忠樂謹論室道之亟則成壅爾而
四方瞻印室四道維何居之慎則工拙盡而政體備居之慎則負險深
而性行備居之慎則飲飲毒而衽席之地備居之慎則積瘡疖而社稷

養生隱是故秦皇多忌諱之禁附煬對羣臣多不語非制深也茲所以
踣其國也商則之盛德而有誥秦穆公之悔過而有誓非繁勞也茲所
以長其世也孔光不言溫室樹李林甫借仗馬以塞言者非縝密也茲
所以文其奸也李善感不效中外以言爲諱司馬光事亡不可對人言
非勁露也茲所以輸其忠也大底可言則言少言不能明己意盡物情
則多言君子之所不禁也爾乃詭於不言以爲神神必疑之詭於不多
言以蓋天下天下必梗之不能天而擬其不言而成天必呵之不能聖
而冒其不多言而中聖必晒之毋爲神疑毋爲天下梗毋爲天呵毋爲
聖晒則宜澹然大洗其積而振德之易曰山下有風蠱君子以振民育
德是故振十透則有三達振十居則有三底三達維何達於上下古今
而言謂之龜鑑達於是非可不而言謂之葉石達於緩亟輕重而言謂
之倚杖三底維何底於賢者一言而解糾紛累千萬言而亦振聾啟聵

矣底於事者一言而存統緒累千萬言而亦經世行遠矣底於天者一言而剖造化累千萬言而亦配天立極矣春秋傳曰言以足志文以足言其是之謂矣

柄言下

浮邱子曰言行之際善敗之所由以起也善敗之際古今之所由以分也古之君子舍己從人則使人言使人言而底其實則使人行此天下所以多能言能行之材也今之君子循例求言則使人言使人言而不解其何謂則沮人行此天下所以第聞言者之采而不獲享行者之福也且夫言者材之槩也行者材之骨也馭風霆者言者之采也補雨露者行者之福也如之何其使人言沮人行也豈唯沮人行甚且然其所不然使不能言又不能行者行之甚且夜氣之萌心知其所使非人而冀幸其萬一能行之甚且骨鯁之臣大聲暴白其人之不然而既使之

行則故示深重而毋更之其在 小綿之詩曰謀成不從不戒覆用我視
謀猷亦孔之卬是故使知天者言休咎使賊心者造作祈禱以媚上帝
惡平行使知地者言險易使昧目者指劃形勢以測四方惡平行使知
主術者言王霸使漫無底裏者 左右侍從以輔台德惡平行使知臣道
者言忠奸使別有肺腸者且夕奔奏以裨世程惡平行使知問學者言
本末使觀文識字動輒錯繆者 擡天下之大要惡平行使知時務者言
緩亟使拘文掙義苦無變化者 宰天下之大故惡平行使知人材者言
高下使徇情成性罔有顧忌者 塞天下之清議惡平行使知民風者言
汚隆使個梨錯架罔有檢束者 偏天下之不祥惡平行使知兵者言奇
正使愚默者帥戎行使知刑者言生殺使便佞者翫國典惡平行使知
教者言淺深使爐鞴者主訓迪使知養者言厚薄使慘戚者理生聚惡
平行昔荀子曰使賢者爲之則 與不肖者規之使知者慮之則與愚者

論之使修士行之則與汙邪之人疑之雖欲成功得乎哉韓非曰人主
於人有所智而聽之因與左右論其言是與愚人論智也有所費而禮
之因與左右論其行是與不肖論賢也智者決策於愚人賢士程行於
不肖則賢智之士羞而人主之論悖矣是故此人言之彼人行之謂之
傳言一人言之十人行之謂之控掣不聞言而思之聞言而又疑之謂
之撓滑不能行而恥之能行而又扼之謂之倒顛言不在吾睹記之內
則駭行不在吾繩尺之內則譽謂之褊小張所枝離者之莠言以敵名
言辯所親愛者之殺行以敵芳行謂之橫突言出於微末則料其不行
出於貴顯則料其能行謂之剽浮言出於激切則料其不行出於和同
則料其能行謂之頓熟駕世俗之猜疑以爲優於言者短於行乃至哂
賢詰之風議爲不足采哂者成之虛詰爲不足憑謂之頑疎師叔季之
便宜以爲古於言者梗於行乃至薄城籍之遺文爲不足道薄祖考之

彘訓爲不足陳謂之狂劇其在鹿鳴之詩曰我有嘉賓德音孔昭顧民
不佻君子是則是傲是故成湯能行伊尹之言武王能行呂望之言小
白能行夷吾之言句踐能行范蠡之言漢高祖能行子房之言符堅能
行王猛之言距拔能行崔浩之言唐肅宗能行李泌之言柴氏能行王
朴之言蒙古能行耶律楚材之言明太祖能行劉基之言其言行則其
君特其君特則其國昌其國昌則其聲聞至今其在抑之詩曰詢爾諄
諄聽我藐藐匪用爲教覆用爲虐是故夏桀不行伊尹之言商辛不行
祖伊之言虞公不行宮之奇之言夫差不行伍員之言楚懷王不行屈
平之言項羽不行范增之言漢文帝不行賈誼之言唐文宗不行劉蕡
之言宋神宗不行蘇軾之言孝宗不行陳亮之言明建文帝不行卓敬
之言其言不行則其君不特其君不特則其國不昌其國不昌則其垢
辱至今豈唯君哉君猶屋也相猶柱也君猶舟也相猶楫也欲栖其屋

視其柱欲操其舟視其楫是故天下之言不貢於君則貢於相天下之行不柄於君則柄於相昔漢祚延於諸葛亮以亮賢相也亮賢乎爾攷其爲人集眾思廣忠益俾羣下毋遠小嫌難相違擬故亮之言曰初交州平屢聞得失後交元直勤見啓誨前參事於初宰每言則盡後從事於偉度數有諫止此亮所以祚漢也宋之禍胎於王安石以安石愷相故也安石曷愷乎爾攷其爲人性彊伎及議變法在廷交執不可橫出已意眾不能誦故劉摯劾安石之言曰忠厚老成者擯之爲無能俠少儂辯者取之爲可用守道愛國者謂之流俗敗常害民者謂之通變此安石所以禍宋也夫羣下恃亮之賢則其言行其言行則其相特其相特則其君特其君特則其國昌其國昌則其聲聞至今在廷不勝安石之愷則其言不行其言不行則其相不特其相不特則其君不特其君不特則其國不昌其國不昌則其垢辱至今是故言行者天下人

物賢否愚俊之符也君相者天下言行動止起訖之樞也古有能言能行之材而今無有君相之羞也今有能言能行之材既獎惑之又沮格之史乘之譏也是故君子鏡心以知己鏡己以知人鏡理以知言鏡言以知行聖賢之言如山斗豪傑之言如鼎鐘憂患之言如藥石聰察之言如權衡山斗之言不行則乾坤息鼎鐘之言不行則君父賤藥石之言不行則隱痛結權衡之言不行則公義削書曰敷奏以言明試以功今有敷奏而無明試功何有焉且夫以功則古者禹臯伊傅其最矣以言則古者仲尼子輿其最矣仲尼不得已而有論語子輿不得已而有七篇匪能言之不能行之也仲尼曰苟有用我者葺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子輿曰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哉悲夫有禹臯伊傅之才而天阨之以不禹臯伊傅之運而人待之以不禹臯伊傅之禮大而梟者能剉之小而陋者能姆之智而妬者能

梗之愚而疑者能持之然而仲尼純如也子輿豁如也河之大也以崑崙爲源以海爲委仲尼子輿之大也以二帝三王爲源以千世百世爲委是故前乎仲尼子輿而輔世長民者則皆論語之脈落也則皆七篇之脈落也後乎仲尼子輿而尊主庇民者則皆論語之緒餘也則皆七篇之緒餘也是故仲尼子輿之言其得行於往古來今也猶其得行於仲尼子輿也此仲尼子輿不死之精神也往古來今之人其有功於天下國家也猶其有功於仲尼子輿也此仲尼子輿不死之天地也書曰聖謨洋洋嘉言孔彰仲尼子輿則得之矣而竊怪當時親戚君臣上下策蹇驢而罷駟驥寶馬梟而厭鳳皇獨何心哉獨何心哉